

文 學 叢 刊

伊 瓦 魯 河 畔

白 朗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伊瓦魯河畔

白 期

有版權

伊瓦魯河畔

白明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定價七元五角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九集

共六十冊

夜鶯曲	盧靜中	中篇	人世百圖	靳以	散文
風雪	王西彥	中篇	日邊隨筆	李廣田	散文
伊瓦魯河畔	白朗	短篇	錦帆集外	黃裳	散文
災魂	田濤	短篇	曙前	劉北汜	散文
大姊	鄭定文	短篇	靜夜的悲劇	巴金	散文
堪察加小景	沙汀	短篇	青春	李健吾	劇本
株守	吳岩	短篇	行吟的歌	方敬	詩集
山水	馮至	散文	旗	穆旦	詩集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初版

目次

第一輯

依瓦魯河畔·····	一
輪下·····	三九
生與死·····	九一
一個奇怪的吻·····	一一七

第二輯

探望·····	一四一
女人的刑罰·····	一六六
珍貴的紀念·····	一八八

依瓦魯河畔

滿洲國旗黃又黃，

一年半載過不長，

東洋虎，

滿洲狼；

一股膽兒見閻王。

依瓦魯河岸上有一種粗獷而無韻調的歌聲，在四月的春風裏騷動着，隔岸遼遠的東方，黎明正藏在那邊白樺林的雲霧之下。而依瓦魯河的上空，却晴朗得像無邊的海，北歸不久的小燕兒，在這無邊的海裏浮着，是那末迅速

的。

歌聲寂寞下去了。當歌聲又起的時候，沿着伊瓦魯河的河岸，有兩匹馬拖着一架犁杖和一個掌犁的莊稼漢子出現了。馬頸下繫着那小鈴鐺像磬似地清幽幽地響起來，合着那粗獷而無韻調的歌聲，播佈到四方去……回來了，從不知名的遠處，回來了模糊的反響。

河，田地，天空，都安靜得像一張有彩色的山水畫。歌聲停了，馬兒又在興奮之下嘶叫了，隨後又能聽到那清幽幽的鈴鐺釘釘的響了，牠們總是間歇地循環着，犁刀翻起去年又黑又鬆的壟溝，前進……

日頭從雲霧裏爬出來了。

同樣的調子，而是和粗獷相反的聲音，遠遠地開始跟粗獷的歌聲對抗起來，有時，牠埋伏在丘崗下面，歌聲就變爲深遠，有時，牠衝上了丘崗，立刻又脆快而高亢。而且牠們接觸得越發近了。

掌擎的漢子向迎面走來的人大聲的說：

「長腿三……唱吧，使勁兒唱吧！」

「爲什麼不使勁兒呢？你看，」長腿三指着附近的村子說：「咱們也要變黃了！往後再唱這歌，可就不容易啦！」

「長腿三，你的胆量哪兒去啦呢？還是唱啊！不管他怎樣，該唱還是唱！」

「行啦，留着你的命吧，留着有一天人家來佔你的地的時節拚吧！」

「自然是的，咱們的土地，誰打算給奪去，那可不行，這一塊地有咱們祖宗的血和汗，有咱們祖宗的骨屍，長腿三，你想想一個後代，眼巴巴的看見人家把自個祖宗的骨屍盜去，那還叫人？」

「賈德，衝這話，你小子有骨頭！咱們的祖宗的後代全是硬棒棒的，不是這樣，咱們簡直不能認他是中國的子孫，賈德，你說呢？」

長腿三向賈德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賈德好像沒有十分了解似的，至少，他以為長腿三不能牢牢實實地相信他，有向他諷刺的成分。賈德這漢子是不能信服這個的，可是，他並不要跟長腿三吵架，而是鄭重其事地指着長腿三擔負在肩膀上那個明亮亮的鋤頭起誓：

『長腿三，你記着，我賈德若不是指心說話，立刻就死在你的鋤頭下！』

長腿三笑了笑，抗着鋤頭走到賈德的犁杖跟前。

『到底宣撫員是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我弄不大清楚呢。』賈德把韁繩往後一勒，犁杖就站住了，『依胡老大的兒子說，是一個人，是東洋人呢？還是滿洲國人呢？他也不知道。……我想，反正是個壞蛋，冤家對頭！若不然，爲什麼強迫咱們家家戶戶插黃旗？』

『聽說，那些旗，全是宣撫員派人送來的，真他媽的熊人，一張花花

紙，一條子樹枝，就硬要一角錢，那來的王法？……嚶，賈德，老村長那面布旗，倒大哪，你看見沒有？」

「早看見啦！鷄一叫，那旗就掛在大門上，這回真叫勢派：搭一個排樓，還搭一個小戲台子……」

「那全要咱們攤錢的……」

「哼，攤？我叫他攤炸子兒！」

「敲鐘的時候，你去不去呀！村長說，不去不行。」

「爲什麼不去，他不讓去還不行呢，我非要看一看不可，宣撫員到底是什麼東西？」

「對，看看，咱們一塊兒去……」

賈德的韁繩上下抖動了，犁杖開始前進着，又黑又鬆的土，被刀割成兩行。他們背向着背，距離漸漸地遠了。

擎杖好像一隻流綫型的汽艇，在大地上挺進着，他的頂尖上一勁兒翻起上的浪花，被翻出來的長而肥的蚯蚓，宛如成羣的鱈魚在大海裏游泳。

賈德呢，他的外貌和無聲無息的天空，和依瓦魯河一樣的安靜，然而，他的心也正如天空中的雲和依瓦魯河中的水，奔狂不羈地流動。當他的擎杖爬上高崗，他就昂起頭來向西瞭望，漂筏村，一百多戶人家，掩蓋在垂柳和榆松的下面。那兒有幾十條煙從不知揭換過多少次茅草的房子頂上冒出來，把柔軟的上空突破，一直昇起，而後在一個相當的高度停住了。

這些，並不是賈德所注意的，牠和他已經足足有二十八年的結合。什麼都是惡熟爛舊的了，所以沒有引起他注意的必要。而特別使賈德注意的，却是在他目力所及的地方，小旗子的招展。

『噲，操他媽的。』賈德氣憤極了，全身好像受了寒風似的打着戰慄。

『一下就變啦！……好，我預備一條命，看你能變到什麼樣兒？』

賈德的犁杖經過他祖宗的墳塋。於是，他把馬勒住。

他在他爺爺墳前磕了三個頭，爬起來又在剛死到半年的爸爸墳前磕了三個頭，然後，他就跪在那裏：

「爺爺，爸爸，東洋大盜要來了；可是，你老放心，我寧肯死在這兒，我也不能把你老的骨屍拋掉……你老有靈有驗，快叫我變成三頭六臂吧！……」

……

賈德兩眼淚汪汪地站起來。他隨便拍了拍掛在膝蓋上的泥土。

犁杖轉了個彎子，衝過另一道壟溝。

他看見一個人向河沿走來。賈德看得準確，那是他們村子裏外號叫做阮小七的楊萬鏢。

「小七，」賈德大聲地叫着。楊萬鏢在半里以外健步飛來，並沒有回答。他祇高揚起他的右手，表示已經聽到了。等小七走近的時候，賈德很慳

勤地問道：

「做什麼去？小七。」

「你不要管。」

「你瞞不了我，我是劉伯溫——」

「告訴你，不，不許你……胡……說八道，」小七面紅耳赤，頓時也口吃起來，「你要是……走走……漏了……風聲，提防……你……你的命！」

「爲什麼對我這樣？小七，你爲什麼這樣兇橫？……」

然而，小七並不向賈德解說什麼，他的大拳頭往賈德的鼻樑上虛幌一下，就匆忙地向河沿走去了。

「爲什麼對我這樣，小七，小七，我祝你一路福星啊！」

賈德的犁杖又停下了。他的眼睛却一會兒不停地望着楊萬鏞的背樑，在河沿上，楊萬鏞怎樣脫了衣裳，又怎樣把衣裳捲成一個小團，舉到頭頂上，

怎樣漂出半截身子到了河東沿，又怎樣穿上了衣裳頭也不回地往東走去，他全看得一點兒不漏。

犁杖雖然又動了，可是他的眼睛，依舊牽到楊萬鯁的身後，一直等那短小的黑影，模糊地從他的眼睛裏消逝了。

剛到中午。在村長院子裏那個告警的老鐘嗡嗡地響了。

接着就是老村長和四五個比較說得出的角色陪着宣撫員走出了大門。宣撫員的三十名護衛兵，全武裝荷鎗實彈地跟隨在後面，一齊往大門前一塊廣場上新搭成的小戲台走去。

人們從不同的地方，向小戲台集攏，他們全是張大了懷疑的，敢視的，而且好奇的眼睛，對着小戲台不斷地掃射，孩子們埋在大人的羣里不走正軌地亂竄，他們却是坦露着快活的預感；可是爲什麼要快活呢，那正和小狗看

見一個不相識的貴客就莫明其妙地亂搖起尾巴一樣。

「媽呀，爲什麼搭戲台呢？……要唱戲求雨嗎？又不像是……」

「媽，回去把二姐也抱來吧 多熱鬧啊……」

「若是有奶，今年我要買一桿扎鎗。」

類似這種多是帶着渴望的慾求，在大人的集團裏，全都碰了壁，然而，那些孩子仍是不識時務地在大人的身後唧咕着，擦着小腳，終於有的挨了頓棒，有的挨了頓罵，於是這小的空間，就在嗚咽與生氣之下岑寂了。

在台子的正面懸塊木匾，一張大紅紙，用臭漿糊貼的非常糟糕，木匾上很明顯起着一排一排的摺皺，當中四個大字「王道樂土」，是老村長用唯一的「柳體」揮成的，但却不大「唯肖」。

「噲，老夫子，」一個農民向一個人家都稱他做「土聖人」的白鬍老頭子問，「發發慈悲，告訴我那匾上寫的是什麼字？」

「呃，呃，這是老村長的手筆，真好。」

「真好，可是，是什麼字呢？」農民追問。

「那是王……王什麼，什麼上。」

「什麼上呀，老夫子？」

「囉嗦，你們總是好刨根問底的，……告訴你：那是大煙上！」

「王大煙上」。「王大煙上」……嘿嘿。」

那個農民向聖人尊嚴地笑了一下嘴裏翻着唾沫念着：「王大煙上」，擠到另一人堆裏。

「閃道！……閃道！……」

一個最單純，最威武的叫聲，在人們的背後衝過來了。於是，所有的腦袋，好像被一個總機關的扭動，一齊向後扭轉，所有的眼睛全是帶着貪婪的探索。一行列，彷彿是一條有毒的巨蛇，從人羣裏傲然地穿過去，爬上了台

子。

『聽着，康樂皇帝的黎民們，』老村長用盡了元氣站在台子上喊，最後那三個字完全帶着咳嗽噴出來的而後他又壓着咳嗽。『你們應當跪下，宣撫大臣來了！他帶來了皇上的聖旨，……聽着，你們應當跪下！』

老村長說完之後，往台子旁邊，倒退兩步，首先跪在那裏。然而，台下的人却強直地屹立不動。這時候爆竹突然劈剝地響了。台上一個穿着長袍短褂的中年男人，迎着那急驟而脆快的爆竹聲，向前移了兩步，大聲說道：

『我非常榮幸，我非常快活，今天我奉了康樂皇帝的意旨，來到你們這個小村子，想不到你們舉行了這樣隆重的歡迎儀式，你們這樣熱烈地都來參加，足見你們這些誠樸勤苦的農民們，早就愛滿洲國，早就贊成滿洲國了。』

『說鬼話！』

這一個響亮的怒吼，突然從台下的人叢中冒出來，正像晴天里的霹靂，把寧靜的天空殲碎了。人們呢，立刻起了一陣巨大的紛擾：湧動，噪雜，駭嘆，一齊像海潮似地捲向台腳下去，台子和台子上的人，整個在戰慄着，在搖撼着。

爆竹停止了。

宣撫員非常震怒，他握緊了拳頭，伸長頸子，如同決鬥時的姿勢，時而回頭看看自己的武裝的護衛兵，時而又看看台下樸實而堅固的人羣，他心想：我可以對付你們的；然而他又一想，那個念頭就立刻打消了。而且，在他的眼前彷彿有一塊不祥的暗雲在浮動，這時候，他原有的姿勢化成一灘膿，而且，他把講得爛熟的，千篇一律的開場白的下文，一時也弄忘了。

他想另以息事寧人的演講詞，來表示滿洲國的仁恕，同時，他也要表示這不是屈服。於是，可把堆膿的姿勢振作起來，態度和語言的平和，簡直像

個老練的傳教師呢。

「說這話的人，是誰，我不追究他，你們從這一件事情上，可以相信：滿洲國對於你們老百姓有多末大的寬恕；但是你們應當明白祇有永遠贊成滿洲國的百姓，才能有永遠的安居樂業呀，你們的世世代代不都是安居樂業，幸福才落到你們這一輩後代人的身上嗎？你們不要太愚啦，你們要比前一代人更聰明才行，生在王道樂土的滿洲國的百姓們，唯有「聰明」才是一條生路。」

台下沒有反響。於是宣撫員的語氣變為強硬了。而且承上一轉，就轉入了宣傳王道的主题：

「從前土匪該多末兇悍愚蠢哪，自從滿洲國立國以來，那些兇悍愚蠢的土匪都變成聰明啦；歸順的歸順，招撫的招撫，這就是一個真憑實據；在王道樂土裏沒有反叛，並且也不容許有反叛，假若有反叛呢，那是比豬還蠢的

東西了……那種人有一條路，什麼呢？是一個死！是一個死！」

老村長的腰突然彎了下去，很明顯地是受了宣撫員的恫嚇了，而台下龐大的人羣，恰與老村長相反，頭部昂直，胸脯挺起，他們像預備格鬥的雄雞抖擻着美麗的羽毛，然而他們沒有美麗的羽毛啊！他們抖擻的是：樸素的衣角。

「現在，還有一些不知死的鬼，」宣撫員向台下掃視一週之後繼續說：「自稱什麼義勇軍，什麼抗日軍，到處姦淫搶掠，禍國殃民，這些東西都是頑強的土匪，滿州國正在連同友軍撲滅他們，不久他們，就要全數死亡啦，你們良善的百姓們，都立刻跟官兵聯合起來，一致向我們的敵人進攻，你們明白嗎？扶助國家，等於扶助你們自己……」

「來，把這小子扯下來，別讓他撒野啦！」

聲音跟先前的一樣響亮，而且這次的紛擾，却比先前擴大了。

這時候台上的話劇，突然轉爲惡劣了，全武裝的護衛兵，一齊衝到台沿上來，老村長爲防止意外計，連忙爬起來跑到後台去撤梯子。於是台下的人羣，就像看着一齣頂糟糕的戲似的。完全惡意地暴叫着，蹣着脚，有一隻大泥鞋飛到台上去，可巧打中了一個護衛兵的臉，他喊道：

『誰？操他媽的！』

應聲一個響亮的回答：『你老子！』同時這個人更要表明是他，就全身使勁向上亢動，土黃色的多稜的禿頭，高出所有的腦袋，那分明是賈德。

那個護衛兵也看得非常分明，接着他回罵道：

『你小子不要命啦，好雜種，是你老子養的，你別跑！』

護衛兵轉身就走，一下被老村長截住，宣撫員也厲色地制止着那兵：

『要鎮靜，不准肇事。』隨後，他又對全體護衛兵命令地說：『你們都退回去，他的名字我記牢啦。』

老村長已經迷糊顛倒的了，他以爲宣撫員也命令他退回去，所以他隨着護衛兵們退到後台邊去，剩下宣撫員一個人在那里獨挽危局。宣撫員他雖鼓着爲國犧牲的胆子，他雖然是經歷得多，習以爲常，他雖然有三十個武裝的護衛兵；但過去有許多事實，給了他不少的教訓，那就是每達到距離城市較遠，四外沒有友軍駐防的地方，他的宣撫工作就特別要隨機應變了，這個機變不外是：見軟就上，見硬就回，那時候他可以不要滿洲國宣撫大臣的尊嚴，向老百姓跪地求饒，反之，他就殺人不眨眼了。可是，如今宣撫員要怎樣獨挽這危局呢？那自然是要應用前者的手段，而且他那種手段，也是有一定的步驟的。

他一邊吩咐護衛兵把剛才一同帶來的小木箱打開，他一邊對台下說：

「你們全不用鬧……滿洲國好或壞，也不用我瞎說，天長日久，……就能品出來。不是嗎？我也是中國人……我也有爹有娘……」

「中國人裏不要你！」

「你不配！你是小鬼子的走狗！」

「媽拉巴子的，三年啦，我們什麼情形全吃透啦！用不着你瞎白話！」

「看你樣，是中國人，聽你說話，你是他媽我們的活對頭……」

「你沒爹沒娘，你是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沒長人心！」

「把他心剝出來！看看黑到什麼樣！」

「什麼話全不用講，眼下就弄死他，他也不屈……」

長腿三躁憤地拉動賈德的胳膊叫。

賈德好像迷亂了。他看見宣撫員那種惶恐的子，反而覺得他非常可憐，「弄死他嗎？」他想，「真的，他是中國人，他也有爹有娘，……可是，他爲什麼偏要做挨萬人罵的勾當呢？……假如東三省要亡淨了，他能得到好處嗎？他也要有後代，他的子孫呢？就不管了嗎？……」想到最後，賈德可覺

得這東西怪恨人的了，他對長腿三說：

「弄死他？弄死他都不要咱們動手，不信，看吧，……這小子才真是望鄉台唱蓮花落不知死的鬼呢！」接着他又對着台子上警告似的大喊道：

「你這小子要是知道好歹，趁早上豆子搬家，揀蛋出溝？信不信老賈總算對得起你的老人和後代！」

數不盡的小紙包像雨點似的，由台上拋下來，人們又開始湧動了，孩子們埋在大人の羣裏，向膀間衝撞着，摸索着，互相爭奪吵罵着，……

一個紙包打在賈德頭上又彈到身旁一個孩子的懷裏，那孩子就如獲至寶似的，分外高興地跳躍起來，而且小心翼翼地把他打開，那是一張頂薄的小紙，上面印着一個通紅的圓圈和一面滿洲國旗，裏面呢，是一塊黑色的糖。那孩子不認得是什麼東西，就近問賈德道：

「這是什麼呀、黑色的挺硬，能吃嗎？」

『不能吃？』賈德喊着說，『這全是黑髻，扔吧，想毒死你啊！』

孩子是一大半相信了；不過，終於有點捨不得的樣子，攤在手心里左右端詳。

『快扔！』賈德催促着。

孩子把糖拿到鼻子上嗅了一下，扔了，剩下的紙他在摺疊着呢。突然，一下被賈德搶下來。一邊撕碎牠，一邊向孩子說：

『撕啦牠，這是東洋鬼子跟滿洲國的旗！』

『撕牠！』孩子還有點兒捨不得的樣子，然而他却堅決地附和着說。

黑髻，東洋鬼子的，跟滿洲國的旗，這一個風傳，像虎列拉時令症似的在大人和孩子之間流行着，大人得着的，當然毫不猶疑就拋棄了牠，踏踐了牠，唯有比較歲數太小的孩子，非常執拗地，不肯放棄他既得的寶貝，於是臉蛋上，屁股上，被大人亂搗一陣，並且大罵着：

「不要臉的癩鬼子！你給我扔！小亡國奴！」

孩子們哭斷了氣，有的在大人的巨手里頑強的掙扎着，有的倒在地上打滾，也有的被大人打得太厲害了，就像老村長一樣跪下去告饒了。

賈德和長腿三熱烈地雜在人羣里作着那簡短的宣傳工作，除此而外，他們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在乎。

當然，台子上的人在什麼時候走光了，他們也沒有看見，

賈德甦醒過來的時候，他發覺雙手反縛着，兩隻腳膝被「木狗」夾得緊緊地絲毫不能動轉，彷彿是一條受傷的毛毛蟲，盡可能地蜷伏在角落里，並且眼前黑洞洞地任什麼也看不見。他在這鬼祟莫測的黑夜中祇能聽見許多馬蹄聲和馬的喘息，此外，他還覺得週身的刑傷處，經過土車猛烈的顛簸陣陣作痛。

風，好像是一把溫涼的笤帚從他的週身每根汗毛孔上掃過。賈德更清醒了。

現在，他第一個要求就是「死」，唯有死才能贖回他「悔之不及」的心。他非常恨他自己；爲什麼對一個吃人的野狼亂發慈悲呢？那末當野狼一翻臉，又咬自己的頸頸，怨誰呢？

怨誰呢？賈德誰也不怨，只是怨自己生得太愚蠢了不會很好的瞭解和對付一頭狼。

他用牙齒咬住自己的舌頭。他要試一試這是不是夢，或則這是不是死後的陰魂。——賈德確曾死過一個很久的時辰，當涼水摻合煤油從他的鼻孔，灌進去的時候，當無數根馬鞭落在皮肉上的時候，當迫供時，使他氣焰過盛的時候，他完全昏厥過去了。——而結果，舌頭痛了，這是一個確鑿的證明，他是活着，活着。於是，積慮和希望漸漸地由他的心頭湧了上來。

他知道，無論把他載到什麼地方去，這條命，是一點兒把握沒有了；但是媽媽、老婆，孩子呢？那個狼說：反滿抗日必定禍滅九族的，假使這話不是什麼恐嚇，那就難免了，因此，他反悔自己不該承認，承認了之後，不是又無故多添了許多麻煩嗎？就像硬叫供出和河東義勇軍的關係啦，硬叫供出誰家藏幾根鎗啦……等等，這雖然都在嚴刑之下，未曾吐露隻字，可是。終竟讓那狼騙了；在未承認之前，他爲什麼不說『反滿抗日禍滅九族』呢？

他認清這是那沒有良心的狼，存心吃人的地方。

然而，他們——媽媽，老婆，孩子們，——**不是**上道來了，或是早就被弄死了呢？今後的結局，賈德簡直不敢設想。

然而，他却拚命地想着給河東義勇軍送信去的阮小七楊萬鏞。

他的死意從一種希望里復活了，他好像吃了一個苦澀的李子之後，又吃了一口蘋果，不過，少量的甜味僅僅是在口裏逗留片刻。苦澀登時就恢復原

狀了，於是，他貪婪地想把整個的殞菓吞食下去。

除了風，除了馬蹄，在賈德的四週全是冷靜的空虛，他靜靜地期待着，從身旁是一個噴嚏來了；他靜靜地期待着，從身旁又是一個呵欠來了。

「懶蟲！又打盹！」

「不是，隊長，這車顯得太厲害了……」

「放屁，端平你的鎗！」

「是！」

「這聲音就在賈德的身邊震盪着，尤其是那隊長的聲音，簡直使賈德不寒而慄；他回憶，每一字，每一句，都像一柄殘忍的鋒利的匕首，衝刺着他的心窩，可是當賈德在老村長家裏過堂的時候，他一點也沒有被殘忍的鋒利的匕首所屈服。這一條漢子是抱着一個寧死不屈的精神，來回答那無情無恥的面目。」

「打死我也好啊，鎗斃我也好啊，你擋不住我罵你，你們這些不要臉，喪盡天良的狗娘養的？你們做漢奸，連你的爹娘都不要了啊！……」

「艾火、艾火，往他嘴上燒。」

宣撫員非常震怒地咆哮着，他命令他的劊子手，——隊長，用那旺盛的艾火繩，向賈德的嘴唇上亂觸。

「問他，」宣撫員命令他的劊子手，「問他還罵不罵？」

「操你媽的！你還罵不罵？」

艾火繩雖然停放在賈德的嘴唇上，可是並沒有制止住他的潑口大罵，就是這樣，賈德的嘴唇焦爛了。現在他突然聽着隊長無故大罵一個護衛兵，他恨不得一下把他打死，只可惜他現在沒有打死他的自由了，於是賈德也忍無可忍地罵道：

「用不着這樣，你放心大胆好啦，就是你把繩子解開，」木狗一除掉，

我也不跑，操你媽的，老子早把「死」揣到九霄雲外了，老子要是貪生怕死，也不能這末幹！」

「你小子不用「陽棒」，」隊長說，「你的好吃頭還在後頭呢……」

「老子什麼也不怕，你們隨便拿老子送禮好啦，要腦袋呀，要心呀，要什麼呀，隨便！」

「都要！」隊長非常逼人地冷笑了一聲，狠狠又說：「要你的命！」

「你們這些不要臉，喪盡天良的狗娘養的！」

「罵！」馬鞭抽在賈德的肩膀上。「你再罵？給你帶上「嚼子」。」

「你就給老子帶上吧，你還有什麼玩意兒，都趁你有你權，趕快使——」

「嚼子」不客氣的橫在賈德的嘴上了，賈德仍歸頑強的講着、罵着，然而他講什麼，罵什麼，誰也聽不出來了。只有不斷的唔唔聲，從架風車似地在風里轉……轉……轉……一直到焦爛的嘴唇，嘴角，破皮流血時，才漸漸

沉默下來。

一切都沉默下來了，祇有風聲，馬蹄與馬的喘息。

一個騎兵從後方飛馳過來，帶着一種神祕的冷風從賈德這部大車旁越過，而且他失聲地喊叫着：

『宣撫員！……隊長！……後面，……離二里多地！』

隊長像一隻猿猴那末敏捷地從車沿上跳下，隨後他又跳上自己那匹白馬，追着騎兵的影子跑到前方去，以後經過一個很短的時間，前方的命令傳下來了。

『快跑！……快跑！……』

於是所有的馬匹，全像被弄驚了一樣，沒頭沒腦地向着走不盡的黑暗裏竄避。

有人喊道：

「來不及啦……光顧跑，不行，找地勢吧！」

有人回答：

「往前，是一片平川，什麼躲閃也沒有啊！」

「天哪！……天哪！」

在極端的恐怖中，零星的子彈帶着錚錚的聲音，流過來了，流向那無邊無岸的荒原，接着這流擴大了沖洗的面積，從後方以神速的速度兜圍上來，而且夾着清晰的一致的呼嘯：

「丟開你們的槍！擒住萬惡的走狗！弟兄們，我們沒有仇啊！我們決不傷害你們……」

宣撫員的馬鞭子從手裏丟了，他使勁地用脚跟擗着馬肚，企圖以超速度逃脫這臨難的大難。然而，那清晰的，一致的呼嘯，一刻比一刻迫近了，他感到孤獨，他感到危險，他感到他的權威逐漸銷沉下去，可是，他尤不能不

在生死關頭號令他的權威。

「郭……隊……長！」他的嘶叫的字眼，從馬身上顛截出來，嘶叫不止一次。

是什麼回答了他呢，那是最使他胆碎的：「擒住萬惡的走狗！」那句響震天地的吼叫。他想：

「郭隊長死了嗎？……可是我還有護衛隊呢？」

於是他的號令又從馬身上顛截出來了：

「開槍！開槍！」

之後，他就把緊了馬顛，他預備在自己的護衛隊和敵人短時間的對抗當中，單身逃脫；但是，不幸得很，一粒子彈從後方飛來，穿過了他的馬腿，馬突然向左側傾倒下去，而他的左腿被壓在馬身下，正當他企圖從馬身下掙出自己腿的時候，一個冰冷的東西觸到他的前額上了。

『不准動！』

可是受傷的馬一邊嘶嘯着，一邊立起牠的前蹄，結果又向左側倒下去，這樣宣撫員的服從蹬上解脫下來了。然而在他頭上的威脅，使他不敢立刻爬起。

『不准動！』

接着這個聲音，又起一陣更大的叫聲：

『擒住啦！……朋友，擒住啦！』

『放開……我，吳紹宗，你這……沒有良心的東西！』

當得勝的號筒，走進漂筏村時，大地上已昇起黎明的暗影了。

隊伍完整地，興奮地，從人海里分出一條小路，他們的身子幾乎在一種歡欣而複雜的狂呼聲中搖撼了。

「我們的義勇軍哪！我們的義勇軍哪！我們救世救人的義勇軍哪！……」

有許多人把大車圍住了，並且在喊：

「賣國賊！都來看啊！……賣國賊！」

大車好像陷到泥濘裏，很費力氣地在人羣中向前蠕動着。唾罵和吐沫彷彿是雨點般落在賣國賊——宣撫員的臉上。

「別啦，別啦，」一個端着鎗的守在宣撫員的身旁的弟兄啞着嗓子喊起來，「全吐到我的身上啦！」

一個老太婆，和一個年輕的婦人抱着一個小孩子，在人羣里一邊衝撞，一邊叫喊：

「賈德！……賈德！……賈德哪！……」

在隊伍的後邊傳來一個模糊的回響：

「媽……媽……」

以後許多人都棄開大車，開始向另一個地方包圍過去，被包圍在核心的是楊萬鏞，長腿三，賈德和他的母親，老婆，孩子，男女老少六個人。

他們誰也不表現一星兒悲哀，他們都在笑，剛強的笑，讓眼淚從眼窩裏乾回去。

賈德夾在人羣里，帶着不集中的感想向前擠動。四週永不會完結的亢奮的騷擾，使賈德的血壓增高，他的整個身子都要爆裂了，然而，他唱了起來：

滿洲國旗黃又黃，

一年半載過不長。

寧洋庚，

滿洲狼，

一股腦兒見國王。

不止是一個長腿三，無數的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齊起來合唱，像沉雷一般傳播到遠方去。

一滴，一滴的鮮血，從賈德焦爛的嘴唇上滴下來了……。

當天早晨，游擊第五分隊張隊長，就在老村長的院心里召集全村開一個緊急會議。

他們決定了四件事情：

第一件：是對於老村長的投降滿洲國，本來應當嚴懲的，並且他自己的兒子——五分隊第二排排長——也主張把他父親和宣撫員一起發落；不過，

老村長說是他一時老糊塗，才幹了一會兒對不起祖宗後代的勾當，他向大家叩頭哀求，給他留下那一條老命，他情願以全部財產捐助游擊第五分隊。後來討論結果是祇收納老村長現全部分的十分之七，於田地部分呢，是提出十分之八，分攤給全村之中的貧農，其餘的作爲他們家族的生活費。房屋暫時仍歸老村長所有；但，凡義勇軍經過漂筏村時，老村長的院子，須做臨時的駐紮所；

第二件：是關於三十名護衛隊改邪歸正，都情願參加游擊第五分隊，誓志反滿抗日的事情，那自然是毫無異議了。至於捉獲宣撫員的吳紹宗須報告縣隊，論功行賞；

第三件是張隊長提出來的，他認爲護衛隊隊長的逃走，對於漂筏村是一種最大的不幸，依他的計算今天夜里就會有大批的日軍來屠殺全村的，他向全村的代表說：

「按照現在的實力和地勢上，我們沒有和他們交手的必要，我們爲了避免這個損失，——沒有絲毫把握的戰爭，——必須在正午以前退回山林里去；我們雖然退走了，單丟下你們，他們決不會便宜你們，向來是這樣的，祇要是他們聽說那一個村子留駐過義勇軍，他們必定要把那個村子的人殺個乾乾淨淨，才算完事，因爲，有過這樣一個經驗，我希望你們全村子的全家大小，跟我們隊伍一齊退到山林里去暫時避一避，將來看情形再把你們送回來。」

全體都贊成張隊長這個提議，一些代表們馬上就鑿回家去收拾行裝，後來張隊長攔住說：

「先不必忙，我們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你們忘了還有一個漢奸宣撫員嗎？……你們說，應該怎樣發落他？」

全體隊員們、代表們，衆口同音地喊道：

「弄死他！」

「當然要弄死他，」隊長說，「我打算把他弄到村外擺個祭，祭奠祭奠我們爲反滿抗日而死的戰士，你們贊成不贊成，……」

張隊長的話沒有說完，四週的贊同聲就沸騰起來了。

太陽還不到正午游擊隊第五分隊隊員已經把涼橋搭好了。

完全與移民一樣，除了田地，除了房子和井，什麼都搬到河西沿來——一條狗，一隻雞，一個雞蛋，他們也都搬來，但是，他們習慣的踏實而敏捷的手腕，並沒有耽擱退走的時間。

當游擊隊員幫助村民們搬運什物過橋的時候，一個隊員在一個孩子懷里發現一隻小狸花貓，他玩笑似地對孩子說：

「一個小貓你可帶了來，你們家的耗子呢？怎不帶來？」

「小貓抓耗子，」孩子完全不解地說：「耗子吃米，……不帶！」

「臭蟲你帶來啦吧？臭蟲可是吃人的啊！」

「我爲什麼不知道臭蟲吃人呢，媽偏要把牠帶來，我不樂意！」

這一段談話，恰巧被五分隊第二排排長聽見了，他又羞又憤。當這時

候，老村長獨自走上了浮橋，他非常害怕，他喊着兒子的名字：

「扶我一下吧……這末顛，……立不住脚……來扶我吧！」

「自己走吧，」五分隊第二排排長正扶着一個老太太，他聽見父親喊，

就回過頭來憤憤地說：「立不住脚，立不住脚就掉進河里去！」

「兒子啊……兒子啊！」

「賣國奴！誰是你兒子？」他還要罵罵。

——吃人的老耗子，吃人的臭蟲。

然而他怕人家笑話他，他就沒有說出口來。

兒子扶着老太太走了，老村長孤另另地站在浮橋中間發了一陣呆，一聳身就跳進河里。

「老村長投河啦！」

在羣衆的呼嘯當中，五分隊第二排排長，並沒有再回過頭來。

然而沒有人撈救，沒有人怨言，也沒有一個人嘆氣，一切都被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憤恨推開了。在他們脈絡裏，在他們四週，祇有一個單純而不願休息的而且也不能休息的興奮激盪着……

浮橋折完了，賈德往車上搬運着最後的一塊木板，笑瞇瞇地向着長腿三唱起他頂愛的那首歌謠，用雄雞報曉時的姿勢和喉音。

輪 下

天老爺的臉總是沉頭顛地，難民們的臉也總是沉頭顛地。

一連五天沒有開晴，難民區①已經變成了泥濘的世界，所有的小草房，人們整個的身心，都沒在濘泥裏了。家家戶戶都爲雨水所苦，也都爲雨水忙碌着。

經過昨夜一夜暴風雨之後，雖然太陽還不肯出來，但，總算開了晴，難民們鎖着的眉頭都展了開來。於是，男人們都出去找工作，女人們使光着腳，捲起了褲腿，盪着又腥又臭的泥水，在陰霾的秋空下，在陰霾的小屋裏工作着。她們用簸箕把屋裏的泥水潑到門限外，同時，再把門限外的泥水移到破水筒裏，用扁擔挑到半里外的小溪裏去。這段路，好像是崎嶇的山路，

她們那溜滑的腳，踏在溜滑不平的道上，肩頭上壓着重担，一不小心，便連人帶筒一齊滾倒下去，於是，人，也變成泥人了！

她們通力合作不分界域，大家忙忙碌碌地清理她們的院落。連孩子們的小臉上也滿塗了泥污，跑來跑去地做着輕便的事體。因此，不到三個鐘頭工夫，原來那泥水浸沒小腿的院心，已經露出了地皮。屋子裏僅剩下腥的潮溼氣的味了。被雨打破了的門窗，也用報紙重新糊了起來。一切都快收拾定當，祇等她們的丈夫回來，把屋頂上的漏洞填補一下，那末，什麼全復原了。

大家工作完了，長長吁出一口輕鬆的氣，於是，個人回到個人的小屋裏洗着汗污的臉，有的連留在腿腳上的泥，都不洗，讓體溫去烘乾它。孩子們有的出去討飯，也有的出去檢垃圾和凋零的樹葉去了。

陸雄嫂整理好了針線籃子，想稍微休息一下，好出去找點活計做，她把腦袋剛剛放在枕頭上，六歲的小柱張牙舞爪地飛跑進來，一下絆在門坎上，

跌了一個滿臉花，陸雄嫂被嚇了一大跳，她剛想去扶，孩子却早已敏捷地自己爬起來了，意外地孩子沒有哭，那足以壓倒一切恐懼的事情，使得孩子不會感到疼，他瞪着恐懼的大眼睛，暫時怔了一下，便拉着陸雄嫂的手，氣喘吁吁地說：

「媽……鬼子又來抓胡子，媽媽……我怕呀！」

孩子的話像一根繩，突然地把陸雄嫂的心拉了一下，於是她急迫地搖着小柱的肩頭問道：「在那裏？……柱，你快說，鬼子在那裏？」

「在王大媽的屋裏，還有兩個警察，……媽，準是又來抓胡子……」

陸雄嫂把眼睛放在窗戶縫向王大媽的方向望了一下，剛好有三個人從王大媽的房裏走出來，前面走着一個穿西裝的矮小的人，從那兩條鴨子腿看去，的確那是小鬼子，他昂着頭，後面跟着兩個狐假虎威的武裝警察。不，那是一對獵人的狗。

陸雄嫂的腦袋好像脹大了許多，她很清楚地聽到她那卜咚卜咚跳着的心，要不是用手按着，也許要跳出嗓子來呢。

一條頂門的鐵棍，被陸雄嫂丟進皂坑裏，昨天小柱檢來的那把生了銹的小尖刀，在陸雄嫂眼裏也成了違禁的東西了，她順手把牠扔進水缸裏。

全屋都清查過了——其實昨天就清查好了。——每個角落，甚至每件東西都會仔細端詳過，考慮過，直到她認為再沒有什麼犯法的痕跡了，她才停了下來，於是，懸在高空的心，也跟着降落到半空了。

小柱看到着媽媽藏這收那，更加恐懼起來，他央告着媽媽：

「媽，好媽……把我也藏起來吧！」

「傻孩子，藏你幹什麼呀？」

「媽，……我怕……我怕鬼子抓我——」

孩子的憨話，使得陸雄嫂又是難過，又是忿恨，又是好笑。

「好孩子，不怕……有媽在……寶寶快快長，長大好去打鬼子！」
媽媽把兒子摟抱在懷裏，緊緊地，在兒子的臉蛋上親了一下。

「嗯！打他們，統統打死，……一個不剩。」

小柱咬着嘴唇說。是那末憤憤然的。

陸雄嫂抱着孩子悄悄地溜出去，把這消息通知了左近的幾家。然後又悄悄地溜了回來。小柱的眼睛始終是瞪大着，他是抱着無限的恐懼，緊緊地偎在媽媽的懷裏。

孩子爲什麼這樣害怕？陸雄嫂爲什麼這樣胆小？那祇有天曉得。

聞了風的人家，也都在忙亂了，他們跟陸雄嫂一樣抱着無邊無涯的恐怖，抱着無邊無涯不祥的預感。難民區兩次三番不祥的事件，把他們的胆都嚇破了。雖然他們都在安分守己的過着少柴無米的苦生活，然而那無妄之災，天外飛來的巨禍，在他們的預想中，彷彿是不可避免的命中註定的災殃了。

李大福，宋勝安，董達……不都是又老實，又安分的年輕小伙子嗎？可是他們都無緣無故地讓鬼子當胡子抓去弄死了，爲什麼呢？他們真想不到。整年，整月，他們活在這想不通的恐怖裏。

天，正如一個龐大的鐵鍋，沉重而烏黑，黃昏越近，它就越見低下，黑色的雲片也加濃，加厚，漸漸地，漸漸地，彷彿要壓下來，把這個污濁的人間蓋在裏面，讓它在裏面窒息。

賊光光的閃電，在黃昏裏虛幌一下，緊接着是轟隆隆的一陣，沉雷好像由天空擲下來的炸彈，把難民的一羣不堅定的草房，震得在搖搖欲倒了。

院裏緊聚着的人羣，似乎沒有被雷聲所動，他們仍在你一句我一句的計

「無論如何……不能……讓他拆，這是；……咱們……一滴滴血……一滴

滴……汗，堆起來的。……」宋子勝的傷寒病還沒有好，腿還不能邁步，硬迫着老婆扶他起來，那簡直是老婆把他推到人羣的。

「不讓拆，你惹得了嗎？你攔得住嗎？」

「咳……咳……咳……」

「咳？」

女人們嘆息。

「真的，誰惹得起呀？閻王爺叫你死，你敢不死嗎！」

宋子勝剛要就話，眼前一陣黑，差點昏倒，於是又被老婆推屋去了。

「咳……咳……」

「咳……咳……咳……」

又是一大串女人們的嘆息。

「什麼辦法？……窮就窮囉 難道這條窮命也不讓活下去了嗎！」

看宋大哥比他歲數大一些，可是要講韜略，綱條，還是屬我們陸二哥，你別看他一聲不響地……哼！……」

「一句話，你們哥三個，一個養於一個，桃園三結義，一點也不含糊！」鄒家昌得來的回響，差不多總是這兩句話不變的話。

鄒家昌遇事肯出頭，做事也頂乾脆，說了就做，不能做，他也不徒發空言——去年漲水以前，在福民紗廠做工，就是因為要求增加工資和陸雄一起被開除的。

他頂瞧不起王德福；隨聲附和，亂喊口號。他明知沒有主見的王德福是絕沒有什麼辦法的；但，他想要在人們面前教訓教訓他，攀一攀他的毛病，故意的逼問着。他兩隻銳利的眼睛認真的逼着王德福的臉。

「我的辦法，又有什麼用……自然拿主意還是找你們哥三個呀！」

王德福熬臉熬皮的說了。他不知道害臊，說完了把眼睛仰向天空，倒背

了手。

鄒家昌揮動着強有力的胳膊，正想牢牢實實地教訓王德福一番，陸雄一旁攔道：

「老三，安靜些我有話說。」

鄒家昌的氣，好像一個輕氣球碰在釘子上，馬上放空了。胳膊隨着落下來。

無數條視線都向陸雄臉上射去了。

「依我——第一步，就是，：明天大家到市公署去請願……」
話還沒說完，鄒家昌首先嚷道：

「對！去請願，——陸二哥說得對！」

接着，贊成的聲音便連珠似的響了。

「請願？請願能成嗎？」然而，不知是誰這麼懷疑的喊着。

「是呵！我也是這麼想呢，祇怕是白跑一趟吧。」有人附和着。

「成，敗，我們先不去想它，請願，不過是走走場面，但得能夠和平解決，那是再好沒有的了，那是我們意外的造化，不成呢？我們祇好進行第二步……」

雨，傾下來了，先是稀大的雨點，當人羣中喊着：「第二步怎麼樣呢？」的時候，便像瀑布似的潑下來了，人羣被擊碎了，四零五散。

「雷閃雨，三後響，又得三天不開晴。要命的老天爺啊！跟小鬼子一樣兇狠哪！」

女人一邊跑一邊嘆着。

嘆息，忿恨，喧嚷，……一齊都沉在傾盆的大雨裏了。

難民區的主人們全走光了，連小孩子也不留一個。

一間挨一間的小草房，遠遠地看去，很像亂坟崗子的坟丘。黑色頹萎的

短牆，歪斜破碎的門窗，在晦暗的天空下，真是臨風欲倒，現在牠們是濕淋淋的，孤獨的站在淒風苦雨裏，悄然地伴着週遭的污泥，靜待牠們的主人來決定牠們的命運。

寬敞的青板石的馬路，放着水的光，牠的兩旁昂然的立着莊嚴華麗的大廈。那一長列襤褸的隊伍，走在這樣繁華高貴的道路上，是過分不調合的，他們那些泥濘的腳，都把這條乾淨的馬路踏髒了。

濃濛濛雨像噴佈似的噴着這一羣襤褸的行列，人們的被爛衣服都貼在皮肉上了，冰冷的，像落在河裏的小鷄。他們的行列雖然沒有軍隊那樣整齊，步伐也是錯的，可是他們的臉孔却比出發的軍隊還要嚴肅，還要雄壯。年紀比較大一點的孩子，全收斂了天真，和大人一樣嚴肅起臉孔。——在那隊裏，找不出一個笑容，光着屁股的還不大懂事的孩子，凍得嘴唇發青，鼻孔通紅，他們忍着苦，不哭，不噪，好奇地隨着大人們跑着，他們不知道是發生

了什麼事，也不知道冒着雨往那裏去，祇覺得這是一個稀有的盛會，心想，許是看什麼熱鬧去吧？但看看大人們的臉，全是那末氣昂昂地，便又覺得不是去看熱鬧的神氣，看熱鬧去是該高興的啊！於是，忍不住的便問了：

「媽，上那去啊，看戲去嗎？」

「嗯，看戲。」媽隨口應着。

「看什麼戲？媽！」

「看外國戲！」

「看外國戲？媽，外國戲有沒有鬼子呢？」

「嗯，有，」媽媽仍是有意無意地應着。

孩子馬上不走了，扯着媽媽的衣襟打着坡，急的要哭的樣子：

「媽，我回家，我不去，……有鬼子我不去呀，……有鬼子我不去呀，

……我要回家……」

「走，不怕，將來殺鬼子的都得咱們哩！怕他幹嗎？」身旁的哥哥捏緊了拳頭說。

「不，我怕他們有槍，還有刀，他們竟殺人……毛嬖說，鬼子專殺中國人，毛叔也是叫鬼子殺死的。……」

孩子噪個不休。媽媽嚇得趕忙扯着一隻胳膊把孩子抱起來，用手把嘴蓋了，孩子暫時不噪了。又是一個巴掌照着孩子哥哥的頭上打去，狠狠地罵道：

「該死的，……你竟遭他，叫他在大街上瞎噪，你不要命啦？」

「……本來嘍！……」孩子的哥哥不服氣的說。

一路上，在這一系列隊伍中，類似這樣的事件，不知發生了幾起。小孩子們看鬼子比他們幻想中的巨齒獠牙的鬼還要駭怕，大人，無論怎樣也壯不起孩子們的胆子。

這襁褓的不整齊的行列，彷彿很被人注意。它抓住了每個過路人的眼睛，拉得好遠好遠，直到再不能拉長了的時候。有的停下了脚步，也有的帶着氣喘的從老遠跑來，瞪大了那奇異的而且卑視的眼睛，看着他們一個一個走過去，更有的跟着他們走，行列的後邊，左邊，右邊，都有人在圍繞着，跟蹤着。雖然，天還在落着濃濃雨。

到處引人注意，到處聚着人羣，維持治安的警察們，時時和他們發生衝突。

「你們成羣結隊的，幹什麼去？」瞪起圓眼珠子，厲聲厲色發問的，是「滿洲國」的警察。

「請願！」回聲是單純而率直地也並不示弱。

「媽那巴子，請什麼烏願？」警察老爺顯然是被這粗暴沒有禮貌的答語激怒了。

「不干你的事，沒有工夫和你細說，等會你就明白啦。」李二虎氣沖沖的和警察翻着眼睛。

「媽拉巴子的，還反了你啦，睜開你那隻瞎眼睛看看，跟誰說話，這末大的口氣？」

「就跟你！」李二虎的氣正沒處發洩，這回抓作了對頭，他想把那一肚子憋屈都對警察發出來。他平生最恨的是警察，因為當他拖着洋車跑在街上的時候，常常受警察沒來由的打罵，他認為警察便是一條人形的狗。

李二虎的眼睛瞪得比警察的眼睛還大，警察捏緊槍柄子，他也捏緊了粗大黝黑的拳頭，他已經預備和警察撕鬥了。

這實在是傷了警察的尊嚴。警察老爺也好侮辱嗎？

一個巴掌衝着李二虎的臉飛來，李二虎躲閃得快，沒有打上，接着，李二虎那青筋暴露的拳頭也飛起來了，但是還沒等落下去，一個不提防，他的

胳膊不知被誰從後邊給拉了下去；並且捏得非常緊，他回頭一看，原來也是他的對頭。

他掙扎着，踩着腳，前面那個警察望着他作着勝利的貓笑。這時，行列紛亂了。人們像蜂蜜似的噙的一聲都湧了上來，那長列的隊伍變成了人的海，他們的來勢也正像怒漲的海潮，個個都義憤填胸，磨拳擊掌。在看熱鬧人的預想中，這一場血戰，是避免不了的啦，他們都機警地擇好了地勢，遠遠地觀望，預備到雙方接觸時便於逃脫。

然而，這是一種不必要的擔心，警察決不是傻子，他們是見硬就回的。如今，見這一羣窮黨人多勢衆，來勢汹汹，不免生了寡不敵衆的畏懼。因此，當這隊伍紛散的時候，李二虎的胳膊早就重獲自由了。

兩個警察互相啣了啣嘴，退後了。

人羣又恢復了長的行列，繼續向前擁動着……

當他們到達市公署的時候，市公署門前的大鐘剛敲過九下，門的兩旁停着好多自用的小汽車，和好多日本人特備的三輪摩托車，可是，門裏邊——整個的市公署却是那末靜悄悄地一點兒聲息也沒有，簡直像一片荒涼的墓地。四個守門的崗兵，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槍，挺着腰板規矩矩地站在那兒，脖子挺硬，腦袋是死的不動。臉孔和脚尖面着一個方向，眼珠是直呆呆地，望着什麼也沒有的前面，那不像是人，有些類似兩對泥塑的把守廟門的小鬼。

然而，當這一個浩浩蕩蕩的隊伍擁到門邊的時候，那對泥塑的小鬼却活了轉來，他們的腿活了手活了，眼珠也活了，而且是活得那末起勁，他們把四桿大槍橫住了大門，企圖把人羣擋回去，但是，那一點也不中用，人們可以從橫槍的下面鑽，從他們跨下往裏爬。儘管他們用那掛着鉄掌的皮靴往人們身上踢，儘管用那鉄鎚一樣的槍板子往人們身上戳，也踢不退人們前進的勇氣，也戳不散這蜂一般的人羣，一羣人受了傷痛暫時後退了，一羣可繼續

攙了上去，……最後，有兩個崗兵放開槍去把鉄的門扇拉攏，預備把門關起來，可是那門扇又被人推了回去，人羣裏嚷着：

「爲什麼不讓進？我們是來請願。」

「請他媽拉巴子什麼願，滾，滾，趕快給我滾，不？就開槍！」槍嘴子衝着人羣筆劃着。

「好，你就放吧，……老子的命不要啦！……左右是個死，你放吧！」宋子勝擁在人羣的最前頭，抖顫着腦袋，兩隻深陷的眼睛，晦暗無光，瞪得非常怕人，他拚命地吼着，他是用盡了所有的力量，才把那幾句話連着喊了出來，蒼白的臉氣得變成了猪肝的顏色，脖子上的青筋像大蟲似的都脹了起來。他說完了話便把身子倚着老婆站在那裏，兩隻胳膊交叉在胸脯上，人羣暫時停止擁動。

「放吧，你倒放呵！……老子是不怕死的。」

「看你鬼樣！打你！你還不值一個槍子兒嘔！」

「不值一個槍子……那末，你隨便怎樣弄死吧！」宋子勝用勁地拍着胸脯，他就像氣炸了肺，他的老婆在他身後急的亂搓腳，扯着他的肩膀、小聲地央求他：

「你看，你氣的身上亂戰，走吧，我扶你回家去，好不好？」

「回家？竟睜着眼睛說夢話，……哪是咱們的家？眼看就沒安身之處啦……還家呢！」

越勸，宋子勝的氣越大，老婆沒有辦法，祇好偷偷地抹眼淚。

「弄死吧，弄死吧！這樣紅鬍子年頭，這樣窩囊的日子……夠啦，活夠吧！」

「弄死你？還沒那大的工夫；癆病鬼，看你也沒多大活頭啦！」

宋子勝得到這樣一個侮辱之後，他開始在捲着那破得一條條淋漓的袖

子。老婆看看他那發光的眼睛，睜着的鼻孔和咬着的嘴唇，知道他是準備要和那位崗兵動手了。她擔心他病得那樣虛弱的身體，尤其是怕他闖了大禍，一想起難民區被鬼子當胡子抓去沒有下落的幾個精壯的漢子，直把她的腿肚子都嚇軟了，但是，無論如何，她畢竟還比宋子勝的力氣大些，她緊緊地抓住宋子勝的胳膊，一直把他推到人羣的最後邊去。

這時，宋子勝再也沒有掙扎的力氣了，他竟不能掙脫老婆的兩隻手。而且等到老婆的脚步一停下，他便像一灘泥似的頹唐在雨地上，於是，老婆也隨着坐了下去，支起兩條腿撐着宋子勝的背脊。

宋子勝是因爲過度的氣憤，過度的虛弱，老婆是因爲過度的用力，過度的害怕，於是兩個人一齊發着抖，他倆坐在雨地裏，好像一對落雨的鷄雛。

人羣恢復了以前的騷擾，槍柄子又開始活躍起來。

誰也沒有聽到警笛響，可是，不知什麼時候，人羣却給一大夥警察圍住

了，直到槍柄子和人的腰背接觸時，人們才發現那一張張地怒目橫眉的臉。

宋子勝急迫的喘着，上牙緊咬着下嘴唇。在心裏狠狠地罵道——這一羣喪盡天良的畜牲……然而他再不能衝上前去了！他喊不出來，也罵不出來，儘管心臟氣得要脹裂開，也不能吐出一個字。舌頭含在嘴裏竟不能捲動。他想跑過去，拿出他「亂天個」的力量，把那種喪盡天良的畜牲給統打倒，搶來他們的槍，衝着市公署開放，打死小鬼子，打死甘心給小鬼子做走狗的漢奸；但是他的腿已經不受他的指使，好像從他的身上分解開去了，現在，就使是一隻雞，他也沒有把他弄死的氣力。他恨他自己爲什麼變得這樣不中用？

陸雄從老遠走來蹲在宋子勝的臉前道：

「大哥，你應該回去靜一下，不要太火性，你的病，這樣涼的天，又下着雨，凍着真不是鬧着玩的！你應該回去歇一歇。」

宋子勝祇是不住地搖着腦袋。

陸雄把肩頭向上聳了聳，皺了皺眉頭鄭重地接着說：

「不，你一定要回去，坐在這樣濕涼的地上，於你的身體是大不利的；大哥，你不要太固執啦，身體要緊，留着有用的身子還有更大的用處哩。至於請願，本是小事一段，這種衝突，我們早就料到的，必然發生的事情，又何必這樣認真呢？……大哥，你回去，消消氣，事情，有兄弟們辦，左右結果也是我們料到的。……」

站在人羣儘後頭，一直沒有跑前一步，夾在女人和孩子堆裏的王得福也附和着說：

「是呵，小事一段，用不着動這末大的火，身子要緊哪；是不是？……你跑到前邊去和他們噪，該多危險！我真替你捏一把汗，有什麼事都有他們哥倆辦，你何苦去冒險呢，還病病殃殃地……」

宋子勝狠狠地瞪了王德福一個白眼，把王得福沒說完的話瞪了回去。宋子勝的呼吸越發急而弱了。

「你看你該多末軟弱，快讓大嫂陪你回去吧，我去讓李二虎找輛他認識的馬車來。」陸雄說着便擠在人羣裏。

終於，由無數隻眼睛，把氣息奄奄的宋子勝送上不花錢的馬車走了。人們馬上又都衝着市公署的大門擁去。

陸雄一轉身，又聽見前邊嚷起來：

「你們這羣王八旦，也不睜開眼睛看看，這也是你們造反的年頭嗎？再不散開，小心你們的狗命啊！」

陸雄緊着幾步，擠到前頭，他壓住了滿腔燃燒着的憤怒，用低沉而嚴肅的聲音，向一個守門的崗兵說：

「朋友；用不着動槍動刀的，都是中國人，又沒仇沒恨，何苦這樣故意

爲難呢？我們不是造什麼反，祇是要見見市長。勞你駕，給回一聲，不然，就是這樣噪鬧一天也沒有用處，什麼事也解決不了……」

「要見市長？他晉京見皇上去啦……就是他在這裏，也未必肯見你們哪。聽我說，你們趁早回去吧！」

「哼！真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市長也好隨隨便便見的嗎？唉！」一個警察用鼻子哼了哼，非常傲慢的說，他把嘴唇撇得長長地。

鄒家昌是忍無可忍，他現在忘了陸雄「不要輕舉妄動」的囑咐，竟在人羣裏跳起腳來：

「你放屁，你不要臉的東西，你把市長的身份看得那麼高，看得那末尊貴，他還不如一條狗？」

那個警察翹起了腳，把眼睛向人叢裏找了半天，也沒找到說話的人，於是他的氣昂昂地揣着槍一聲不響了。

「市長不在，那末科長也行……就請你回一聲吧！打開窗子說亮話，今天見不着，我們是不回去的。」

那個崗兵把腦袋扭過一邊，尋思了半天，又和另外一個崗兵不知唧咕些什麼。才轉過身，邁開下操的步子走進去，一會兒，他跑了回來，向着人羣嚷道：

「總務科長說啦，讓你們派一個代表進去，其餘的人趕快散開，遠遠地散開。」

「我們沒有代表。我們不懂什麼代鐘代「錶」的，要進去，大家夥一齊進去。不，就勞他駕出來一趟吧！」鄒家昌又粗暴地叫起來。

「對啦，我們沒有代表。」

「告訴他，別擺架子啦，出來吧，少找麻煩！」

「統統進去，統統進去！」

無數的聲音附和着。人羣又像海潮一般湧動了。

「真他媽的，你們這羣搗亂鬼！」那個崗兵現着無可奈何的神氣，非常不耐煩地，一邊憤憤地罵着，一邊又照原路進去了。

市公署門前的大鐘，已經是十一點過一刻了。

天已經放了晴，但是太陽却總不肯出來。因此那水汪汪的石板馬路，依然是那末水汪汪的，尤其是市政府門前的地上，讓人們的泥腳踏得就連水汪汪的樣兒也看不出，大脚印上邊踩着小脚印，小脚印上邊蓋着大脚印，紛亂地，錯雜地，完全讓稀薄的泥濘蓋上了床破爛的被子。冷風吹過來，吹向人們被雨淋濕了的衣裳，那涼濕的氣息，往毛孔直鑽，冷得小孩子緊緊地偎在大人的懷裏，打着冷戰，大人儘可能地把自己的衣裳裹着孩子，然而，那衣裳也是冷的，濕的。

幾天沒有出去做活的泥水匠胡來，從昨天晚上就祇吃一碗稀粥，現在又

冷又餓，要不是因爲下雨，多少可以找到點活做，他越想越生氣，於是他放開嗓門和身旁的李二虎發起牢騷。

「窮人，窮人還有活路？連老天爺都和你找齜扭！那年也不像這二年，總是連陰天，大雨，小雨，漲大水，漲小水，整年是水淋淋地，成他媽拉巴子水國啦！」他用手背抹了抹清鼻涕接着說：「活啦快半輩子啦，東三省什麼時候漲過水？竟是小鬼子鬧的，什麼國不好叫，偏叫個滿洲國，你想，洲要滿啦，水還不往外流？」

胡來說到這裏，把兩隻手掌狠狠地往大腿上一拍，蹣了一下脚，隨後又把二姆指豎了起來，衝着李二虎的臉點劃着說：

「你瞪着吧，二虎，沒有個好，現在是三年兩次大水，從這往後就更勤啦，年年得漲，沒有好！」

李二虎聽了胡來的話，低着腦袋想了一會，突然又把腦袋抬了起來，兩

隻巴掌拍得那末脆快，把旁邊的人都嚇了一跳。

「你說的真對，我也想起來啦，……「滿」字是三滴水，「洲」字又是三滴水，剩下那個「州」字橫看又是兩個三滴水，竟成了水啦，怎會不漲水呢？」李二虎把左手掌朝上平平地伸開，說到一個「三滴水」就把左手的手指頭按倒一個。再按倒一個……最後五個指頭統統拳起，才把兩隻胳膊放下。他像發現了什麼人家發現不到的奇蹟那般自鳴得意。

人們都朝着他兩個望着。

「那個，我倒不……」胡來剛要說下去，李二虎突然推了他一下，指着市公署院裏說：

「你看，八成是什麼總「督」務科長來啦，長袍短褂的，還邁方步哪……」人們的眼睛都順着李二虎的手指頭掉向市公署的院裏去。

藍緞子襖袍，外面置着件禮服呢馬褂，黑色金貂絨的小帽頭，正面還釘

了一塊鮮綠翡翠。胖胖的圓臉，兩撇仁丹鬚，這便是市公署的總務科陳科長。他遠遠地乾咳了一聲，樣子非常生氣的衝向大門走來，一看見這一夥破得稀爛的人羣，便把兩道吊死鬼眉毛叩到了一起，老遠就用粗暴的聲音喊着說：

「你們這是做什麼？來了這末一大堆，這成個什麼樣子？多們難看！」
「將就點吧！」不知是誰，氣沖沖地嚷着：「難看，貧富不均，這世界永久不會好看！」

「散開，散開，派一個代表來說話。」陳科長一邊向前走，一邊這樣命令着

然而，他的命令，祇能使他屬下的職員服從，現在，却失去了命令的權威了。

「我們沒有代表！」

「不懂得什麼叫代表！」

「我們個個是代表。」

無數條聲音織成一個總的回答。

陳科長迎着這數不清的聲音，把脚步停在了大門裏邊。

門外邊的女人們像蜂羣一樣的攜男抱女地都一齊擁了上來：

「修修好吧，老爺，千萬別拆呀——我們的房子……」

「辛辛苦苦湊合起來的草房，要再給拆啦，簡直就不用活啦！」

「那場大水災，把房子，莊稼……統統沖跑啦，就逃出來這兩個人……」

女人們想到那讓大水沖倒了的房子跟莊稼，沖去了的人，畜，以及所有的一切財物，竟都傷心地哭了起來。她們跪着，爬着，哭着，嚷着，亂七八糟地，在伸訴他們的苦楚。那已經引起來的無限傷心，是任什麼也制止不了的。要不是崗兵們橫着槍把住大門，他們能跑到門裏邊去扯陳科長的衣襟。

然而，她們的訴苦是沒有用的，那正像跪哭在死人的靈前，陳科長是絲毫不爲所動，他怎麼也想不通，「窮」，「遭水災」，真值得那樣傷心嗎？

『滾開！滾開！』他揮着手，瞪起牛樣的眼珠子，鬍子都掀起來了，他覺得這羣娘兒們太可恨啦，大水沖去了這，沖去了那，跟他訴的什麼苦，連哭帶喊地，把耳朵都震得要聲啦，這簡直是來給他闖禍，要不是院脖子長，這樣又尖又高的哭喊，給日本人聽見，那他就得吃不了兜着啦。他把手伸出去試了一下，偏偏是北風，向着院裏吹，那末，風是能把這聲音送進去的。他原想出來把他們嚇走，可是現在，竟使他沒有發言的機會，他的威風完全喪在這羣窮鬼的手裏，說不定也因為這羣窮鬼而受到什麼處罰，更或把飯碗子打碎呢，他真急啦，打掃了一下嗓子，踩着腳大聲的喊道：

『漲大水，干我什麼事，那是天災……』

『什麼？天災，請問天災是不是你們造成的？』

一直把持着沉默的陸雄，現在是不肯沉默了。他這責問的口氣把陳科長的臉馬上說熱了，接着這責問，那些刺耳的話，像機關槍似的接二連三地都向他射來：

『你們說防水，修江壩，逼我們捐錢……你們發財啦，我們得着什麼好處。』

『孩子大人三天兩頭癩着肚子不吃飯，把錢都他媽的捐到你們腰包去，你們肚子倒肥起來啦！』

『好幾十個萬塊大洋，修了那末高一點江壩，那就能擋水啦？可不鬧着玩一個樣！』

『修江壩，是擋江南，江北還沒修，我們白花錢啦，連房子帶地帶人都沖走啦……』

『哼！漲大水自然不干你們的事嘍，你們正好得一個發財的機會，……』

可憐我們的血汗錢……」

陳科長有點無所措手了，已經聽不到女人的訴苦，顯然地，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窮光蛋，是越來越兇了，他後悔說錯了話，以致惹出這末多使他心跳的話來。要不趕快把話鋒轉過去，恐怕會有更使他站不住腳的話喊出來。於是，他摸一摸仁髯鬚，乾咳了一聲，兩條胳膊舉起來，向空中按了按。

『不要亂噪，我連一句話都聽不清……你們究竟有什麼事呀？』

人羣稍微安靜了一點，可是罵罵聲他依然能夠聽得見。

『你們來見市長有什麼話說呢？……一個人說，一個人說，亂嚷我聽不清，白搭工。』

『讓陸雄說。』誰這樣提議着。

『對，讓陸雄說，我們要安靜。』

大家都在推舉陸雄。

陸雄把腳向前挪了一步，響亮而乾脆地用探問的口氣說：

「我們不明白，爲什麼非拆南崗下坎的難民屋不可？」

「唔！那是因那羣破房子太不整齊啦，最要緊是滿洲國大哈爾濱市的計劃一定要拆除它！因爲牠『有礙觀瞻』？」

「什麼叫『有礙觀瞻』呢？」

「有礙觀瞻你也不懂？那就是『不好看！』」

「哦，不好看！……祇因爲不好看就要拆，那末拆了之後，我們到那裏去住呢？」

「我那裏曉得，又不是我要拆的。」

「那末，這命令能不能撤回呢？我們今天來就是這一點請求！」陸雄壓着一肚子氣，聲音變得有些粗暴。

陳科長把態度更鄭重了些，沉着嗓子說：

「這是沒有用的，不要說是我，就是市長，他也做不了主，我勸你們還是趕快回去想法搬家吧，成命是絕不能收回來了！」

「誰能作主呢？」

「自然是……」說到這，陳科長態度顯得很窘，下面的話他沒有說出來。

「……東洋人嘍！」出人意外地，李二虎把陳科長接不下去的話接了下去，人們都吃驚地向着他望了過去，陳科長也翹着脚用眼睛找說話的人；又回過頭去望了望，他的臉皮變成灰色。

陸雄冷笑了一聲。

人羣又突破了安靜。鄒家昌叉着腰衝着陳科長的臉問道：

「你是不是中國人？難民區是不是中國地？」

陳科長的臉由灰而青。他知道這問題越發擴大了，他擦着手，急得要哭的樣子。突然，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右手顫顫地揭起了那寬大的袖口，看了

看左腕上戴着的長方形手錶：

「唔，差十分十二點？」

他自語着，然後，又舉起兩條胳膊，向空中按了按，壓粗了嗓子說：

「唔，別噪啦，我替你們商量商量看，三天之內答覆。」他又看了看手錶「現在，你們快回去，快、快，眼看十二點下班啦，看你們黑壓壓地把大門都堵嚴，成個什麼樣子，……這，這讓東洋人看見，那還了得！」

「東洋鬼子是你祖宗？你那樣怕？」鄒家昌使勁嚷着，衝着陳科長跳起腳來。

陳科長的腦袋迅速地向後一轉，瞧着辦公廳沒有人出來，他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才安了心。等他再把腦袋轉過來的時候，情形完全變了！

人羣像沸滾的水那末滾騰起來。崗兵的後邊發現兩個穿西裝的矮人。於是，陳科長的心立刻跳跳起來。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問：「剛才

在什麼地方藏着來？」他揉了揉冒着金星的眼睛，再仔細地看了看，那分明是有名的「中國通」小野和松田，他們不閃眼珠地盯着那翻騰的人羣，狡猾地冷笑着，嘴裏不知道說些什麼。陳科長祇能聽懂一句罵人的話：「巴個牙路。」①②

隨後，他看得**非常清楚**，有兩個年紀很輕的小伙子，頑強地在五六個警察的臂膀裏掙扎着，大罵着。一個職員在後邊扯動陳科長的馬褂。

這時候，孩子的哭聲，女人的喊聲，男人的吆喝聲和罵聲，變成了一片。

天又哭了，把淚水大量地撒向人間，它的悲哀，好像一個新死了男人的寡婦，那陰鬱的臉兒，讓人看了，心裏發悶，悶的連喘氣都感到費力。一堆堆黑色的半團，擁呵擁呵，一會兒工夫，天空就變成了漆黑，顯得那樣矮，快要壓下來了，一伸手，好像就要摸到天的黑臉蛋兒的似的。

孩子跟大人一樣不高興，大人是爲了生活不安定，孩子是爲了作對的老爺，老是不肯露太陽。他們真想架起梯子把那偷懶的太陽從雲團裏挖出來。

當宋子勝老婆的沉痛的哭聲響起來的時候，鄒家昌的媽跟李二嫂也哭哭咧咧地頂着雨走進了滿是泥濘的難民區。

李二嫂，在臂裏抱着她那個黃蠟臉的滿身膿疥的孩子左手架着鄒老太太的胳膊，挪動着脚步走着，她臉上被淚水和汗水沖洗着，也騰不出手來擦一擦。

鄒老太太的灰色頭髮一絡絡地緊貼在發亮的頭皮上，走一步，滑一步，週身全是黑色的爛泥，一看就知道她曾經在泥裏打過滾，她一邊哭，一邊抽打：「我那……可憐……的……孩子……嗚嗚……」全是皺摺的眼皮現在也鼓溜溜的胖起來了。

鄒老太太一走到宋子勝的門口，就被那絕望嚶啞引了進去，

門裏門外黑壓壓擠滿了嘆氣的人們，她什麼也沒看，便掙脫了李二嫂的手，突然來了一股力氣，擺着胳膊橫衝直撞地擠了進去，她身上的爛泥，別人也沾了光。

剛剛踏進門坎，一下就撲到宋子勝的身上，放聲哭了起來。一邊哭一邊嘍叨，那聲音好像是唱小調：

「兩天的工夫呵，哥三就剩下一個，……那大哥……你有靈有聖呵……給小鬼子個眼罩看……」

「你不能饒了他們呵，我的天……哪……嗚……嗚……你活着惹不了，到陰朝……地府，可別饒了他們哪……嗚嗚……我的天哪……嗚嗚……」宋子勝的老婆伏在宋子勝直挺挺的尸首上嚶啞着。

一個是響亮的，尖而高的，一個是蒼老的，暗沉的哭聲在相應和着，那

好像報警的洪鐘，震撼着濕霉的小草房，震撼着人們的心。

「你是活生生地讓小鬼子氣死的……積年累月呀，嗚嗚……我的天哪……你的冤魂不散：活捉他們！」

「你一定要報仇的……他大哥……你老兄弟昨天也讓鬼子弄了去，……還有李二虎，昨天看你病重沒敢告訴你……他大哥你有靈……有聖……」

「我的天哪……你活着剛強……」

「可不，老宋活着剛強，死了也決不能尿包……他一定能報仇的，不信看看。」

王得福背着手也跟着人們嘆息着，正在宋子勝的老婆哭得起勁的當兒，他從中插了這末一句。

在那邊抱着孩子站着抽咽的言不得語的李二嫂輕藐地乾唾了一口：

「呸，不害臊！」

胡來也非常舉視地瞪了王得福一眼，把嘴唇撇得那末長：

「嘿，算個人？」

從昨天起，王得福簡直成了衆矢之的了，連小孩子見了他都要衝他臉上吐上幾口唾沫。爲什麼呢？那是因爲昨天正當大家在市公署門前鬧翻了天的時候，他却偷偷地獨自溜回了家，直到那悲憤的人羣回來時，他還在酣睡着。

如今，他看着從四圍射過來的舉視的眼光和唾罵，自己也覺得臉上怪發燒，於是，在人們全不注意的當兒，他悄聲地溜走了。

陸維的臉色非常難看，當人們哭叫的時候，他的眼睛總是瞪得圓圓地，總是咬着嘴唇不說一句話，他從來就是不大開口，如果不是必要，他常是保持沉默的；但是，這回却不是簡單的沉默，看他那嚴肅，冷峻的樣子，不像

是發愁，也不像是生氣，祇是使人看了感到不安，像有什麼嚴重的事情要發生似的不安。

直到把宋子勝抬走了回來之後，陸雉才向剛收拾起眼淚喘着氣的鄒老太太詢問關於她們去探訪鄒家昌和李二虎的消息。

但，當鄒老太太和李二嫂向他一五一十的述說：怎樣市公署不承認有這兩個個人，怎樣把她們轟了出來，又怎樣跑到刑事科，又被打了出來的時候，陸雉卻沒留耳聽，實際這全是他不問可知的事情，過去的許多事情早已告訴了他——不單他，別人也明白，不過，這時，任誰還忌諱把那事實說破——一個活人只消被他們弄去，那沸騰的血很快的就會變成冰冷的凝固的塊子。

鄒老太太把經過起跟發腳說完之後，就一頭插在炕上嗚嗚地嚔起來；

『我那可憐的孩子……怕是沒有希望啦！』

李二嫂坐在炕沿上，陪着鄒老太太哭着。

「你老人家放心，」陸雄說，「你李大嬸也不用着急，我想絕對沒有什麼岔頭的，他們不過是把他們哥倆找去詳細問一問關於請願的事情，馬上就能放回來。」

這是陸雄第一次昧着良心，說着欺騙自己，欺騙別人的話。

當夜，兩點鐘光景，陸雄在難民區附近一塊曠場上，祕密地，召集全難民區居民，開了一個會。這一次的難民大會，除了鄒老太太病倒了不能動彈和小孩子們都已酣睡了之外，所有的人全與會了。

月亮藏在雲層裏窺聽着人們的私語。

夜空板着陰沉的臉兒俯瞰着大地。稀疏的星星放着步哨，映着它們偵探的眼睛。西北風捲着夜寒，捲着兩地的濕氣無情地挨打着人羣，人們雖然是緊緊地挨擠着，也還是冷得發抖，有的把鼻子和嘴蓋在手掌裏，打着不爽快的噴嚏，有的儘可能的閉住奇癢的喉嚨，壓制住咳嗽，讓鹹味的痰在氣管裏

絲絲地作響。

秋夜是冷清清地，像死了好久的屍身，人們更儘量地把話聲放低，讓這靜的夜保持它應有的安靜。

這一個祕密的集會並沒有很長的時間，而且進行得十分順利，陸雄提出來的主張，也沒有一個猶疑，沒有一個反對，就這樣，那「第二步辦法」是決定實行了。

三十九個被拉來的苦力，抗着鋤，鍬，斧，鉤，之類的專司作破壞的用具，跟在三個個子不高穿着西裝，神氣却做得十足的日本人後面走。苦力的後邊呢？有那末多「滿洲」警察和日本憲兵。苦力好像被押赴刑場的死囚，垂頭喪氣地夾在當中，還不知到什麼地方去。

難民區近兩天來，整日整夜地放着步哨，猶其是在夜裏，戒備得的比白

天還謹嚴。他們知道，鬼子完全不是一個磊落的民族，他們做壞事，多半是在人不知鬼不覺的夜裏偷偷這樣幹的。

然而，這次却不是，當陸雄得到「來了」的消息時，已經是早晨六點鐘了。

就是這時候，那列難押的隊伍，走進了難民區。

緊接着一輛黑色的囚車也停了下來。

隊伍一走進難民區，遠遠地便看見排在房子前邊的那列難民。他們差不多每個人都背着手，連動都不動的看着隊伍走進去。

警察和憲兵在難民屋前面排成半圓形的圈子，和難民的行列恰恰成了一個對壘的形勢。苦力們在警察的指揮之下，攜帶他們的武器準備動手拆房子了。

「滾蛋！快快地，滾蛋！」三個西裝日人齊聲地揮着手對着難民這樣

叫。

一個警察諂媚地用眼睛溜着日本人喊：

『來拆房子啦，你們還不走？趁早吧，兩個山字架一塊，痛快請出！』

陸雄端詳了一下發言者的臉，他認得那就是前天去請願走在半路上跟李二虎衝突的那個警察，而且，李二虎被捕時，動手捉人的也是他。於是，陸雄氣不打一處來的叱道：

『用不着你管，你給我請出吧！』

『王八旦，不走，是等着讓房子壓死嗎？』

『我們是等着「三天之內」的「答覆」！』

『答覆？……不用等啦，這就是答覆……』之後，他回頭去嚴厲地對着苦力吆喝道：

『動手拆呀，媽的，扭么？站在那兒等雷？』

等他把頭再掉過來的時候，一把生了鏽的菜刀隨着陸雄的胳膊落在他的腦門上，他慘叫了一聲，隨即仰面朝天倒了下去，他的兩條腿就像將被宰了的小雞亂蹬了幾下。

房子還沒有拆一間呢，難民們的憤慨却已到了最高潮，他們隨着陸雄的一刀，一齊勇敢地向前擁去，高舉着棍，棒，刀斧……瘋狂的喊着：

「殺得好，賣國賊該殺！」

「這樣的中國人，一個不留！」

「痛快——殺的痛快呀！」

人們的血在沸騰着，心在狂跳着，更準備一次大的流血。

這邊的西裝日本人和憲兵也在騷動了，個個都在「箭上弦刀出鞘」的預備着衝鋒的武器，三個西裝日本人也抽出了腰下佩着的來福槍，然而他們並

不衝上前去，是把身子遮在警察的身後，槍嘴衝着警察的背脊和站在那兒發呆的苦力。他們命令着：

開槍……開槍……巴個牙路！」

「房子的拆，……開槍，……房子的拆呀……巴個牙路！」

「難民們一邊向前擁，一邊也嚷着：

「朋友們，都是中國人，不要自個殺自個呀！」

警察並沒有衝着難民開槍，直到那揮着武器的難民之羣擁到切近的時
候，他們才把槍口朝向天空放了幾聲空響。

看了這情形的日本憲兵，簡直氣得暴跳起來，他們應着西裝日人的聲號
令，一齊都把槍機攀動了，於是就有三四個警察一個接連一個的傾倒下去。
於是，難民和日本憲兵直接接觸了。

那些苦力呢，有的溜到一邊去，多數的把拆房的工具，作為打抱不平的

傢伙。

槍聲，鐵與木相擊聲，哭喊聲，叫痛聲，悲壯的叫罵聲……許多聲音揉成了駭人的巨響。

血飛濺着……

在這種情況之下，羅民這方面失敗了，他們是失敗在傷亡裏，却沒有退却。

陸雄這漢子帶着很重的傷勢，繼續搏鬥着，然而，終於被兩個憲兵推進囚車裏，他的腮邊有血在向外涔流，然而他是微笑着。

胡來也在左腳上中了一槍之後，做了日本憲兵的俘虜，直到把他推進了車箱，他還是高聲的叫罵。

王得福的臉像蒙了一張白紙，眼珠都定了，他是第七個被日本憲兵架着膀子扔進囚車裏的。

那黑色的野獸把七十個俘虜吞進去之後，車門突然關上了，並且下了拳頭般大的鐵鎖。

陸維嫂抱着孩子，瘋狂了一樣敲打着囚車的鐵門，頭髮披散在兩個肩頭上，被風抖亂了。一個日本憲兵惡狠狠地扭着她的頭髮把她甩過去。陸維嫂順勢一跌，便橫臥在囚車的前邊，身子和車輪緊緊地貼着。她是那末坦然地摟着小柱倒在那裏，好像是睡在溫暖的床上。

司機警懼地看着車前臥着的兩條生命，他不能開車，因為這是一條僅能容下車身的小道，沒有方法躲開前面的人把車開過去。他想把臥着的人拉起來，可是他剛站起身便被囚車門外坐着的西裝日本人一拳推了一個坐坡，坐在了他的原位，那個日本人催促他：

「巴個，得哪，開吧，……快開！」

司機仍在躊躇着，他的手撫摸着這盤，而兩隻腳已完全失去作用。西裝

日人驀然地站起來，扯住司機的胳膊罵道：

「什麼的你不開，巴個！你的心大大的壞啦！」說着狠狠地衝着司機的腰踢了一腳，司機趑趄地跌了下車。

等到司機爬起來預備去拉陸雄嫂和小柱的時候，車身已經從他身邊響着，短促的喇叭飛馳而去。司機看見輪下留着的東西，突然又昏倒了。

註：①一九三三年秋，哈爾濱大水災，哈爾濱對岸松浦一帶居民——大多數為貧民——

被害尤重，當時除淹斃不計外，餘者悉數逃至哈爾濱。流離失所，迨水勢稍退後，該難民取得哈市偽當局之同意，借南崗下坎空地，用蘇藉、款木、泥草等物，自己搭成小房，共約三百餘戶，遂名爲「難民區」。

②即脚伙。東北方言。

③日語，「馬屁」本字，即混貨之意。

生與死

老伯母坐下去又站起來，兩腿軟顫着，眼前一片黑雲半天才飄過去，她嘆一聲，摸摸牆再望望天花板，牆還是那末濕，濕的發涼。讓臭蟲的尸骸和血跡塗成的壁畫却不見了。空氣彷彿是澄清了些，可是，那潮濕的氣息，混攪着濁重的石灰味，依然使老伯母的呼吸感到阻礙。天棚呢？天棚還是那末低，低的一伸手就摸到了棚頂，低的透不過氣來，任是牆壁刷得怎樣白，也照不亮這陰森的地獄呵！

「改造，改造，改造了什麼呢？天殺的！」老伯母咬緊了乾皺的嘴唇，狠狠地罵着，她的兩隻乾薑般的手捏絞在一起，像是在祈禱：

「唉，讓魔鬼吃掉這羣假仁假義的狼吧！」

爲了生氣，老伯母又嗆嗽起來，她把頭頂和手掌緊緊抵住牆，嗆嗽不使她深長地透一氣。刺癢緊迫着喉管，最後她竟大口地嘔起痰來，嘔得胸腔刀刮似的難熬，她時時擔心會把腸子嘔出來。嘔過之後呼吸就更加急促了。

『老伯母，開飯啦。』一個生了鏽的洋鉄罐伸了進來，夫役陳清的臉也出現在風眼口上。

老伯母掉轉了頭，她那涕淚橫流的面孔，使陳清的臉孔馬上憂鬱起來，他憐惜而柔和的問：

『哭了嗎？』

『哭？』老伯母像似吃了一驚，『哭什麼？陳清，我爲什麼要哭呢？』
『唉！這樣大的年紀了，倒要坐牢，受刑，想想還不傷心嗎？』

『你想錯了，陳清，一根老骨頭，換了八條命，還不值嗎？坐牢，受刑，哼，就死也甘心啦。』老伯母一想到這，他的心便歡快得像開了天窗。

陳清想要說：

「豈止你一根老骨頭呢？安巡官，今天早晨也死在東洋人的毒刑之下了，尸首破破爛爛地！」

但，他把這溜到舌夫的話又嚥了回去，爲的是怕老伯母傷心，實際呢？他這又是想錯了。

「吃飯吧，老伯母。」陳清把那洋鉄罐又顛了一頓。

老伯母不去接，連看也不看一眼。她說：

「我不吃，陳清，你替我撥了吧，……連狗都不肯吃呵！」

「不是，老伯母，這是我們吃的二米飯，我還給你買了一角錢的醬肉呢。」

老伯母感激的真要流出眼淚了：

「咳，你真是好心腸，但是，我正飽得肚子發脹呢！」

她撫摸着那膨脹的肚皮，宛如吃了多量的飼食那樣飽悶着。雖然是繼續不斷地吐瀉了一日一夜，而前天過堂時被灌下的半桶冷水，還在肚裏冰涼的充塞着，她又怎會感到餓呢？

陳清的嘴勸不空老伯母的肚皮，終於提着洋鉄罐失望地走了。

隔一會，看守孫七嫂投進來一包蛋糕，說是第四監號的女犯湊錢央她買來的，這盛情她不忍拒絕，於是，她含着眼淚收下了。

是春滿江南的時候了，可是這三月的塞北，却還在冰與雪與嚴寒的威脅之下輾轉着，嗅不到一點兒春的氣息。北國裏好像似沒有春，有，可是多們短暫喲，像天空的流星般祇是一瞬便消逝了。這陰暗森寒的地獄呵，更是永遠享受不到春光的溫柔撫愛了。

老伯母蜷宿在土敏土的地上，雖是鋪着三號送來的棉褥，然而那由地上透過來的冷氣，還在使她的身子不自禁地起着痲癢。她掩了掩身上的被子，

她的心是多們不安哪！被子也是窮得一無所有的女犯送來的嗎？她們是這樣衛護着自己已經沒有希望的老命。她們呢？她們不會凍病嗎？

她一向是委屈着自己衛護着別人的，祇要別人不受痛苦，她便心安了。現在，要別人來體貼她，她的心反倒不安起來，這不安掀起了回憶的網，老伯母的心，宛似一架搖起的鞦韆，一刻兒飛到東，一刻兒又飛到西，一條思索的蔓藤蜿蜒着腦子不停地爬着。她想得太疲倦了，才閉起了眼睛。

「我死在東洋人的機關槍下，是光榮也是恥辱，媽媽！你要報仇！」是兒子擎着一個破碎的頭顱，站在門邊這樣喊。

「媽，……我……我沒有臉……再活下……下啦……」是淒切而無力的哭聲。

老伯母在朦朧中一下被驚醒過來，她張開眼睛四下望了望，除了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她輕輕嘆了一口氣，默禱着：

「我可憐的孩子們哪，別再來魔纏媽媽了，媽媽就要來同你們一道

的！」

「老伯母」這親切的呼聲，一年多了，安老太太聽的比她的兒子呼「媽」彷彿更熟稔，更親熱些。從她走進這監房不久，女犯們便不約而同的贈給了她這末一個尊敬的稱呼。日子久了，竟成了她的綽號，女犯們這樣稱呼她，看守夫役也這樣稱呼她，後來，就連警察也老伯母老伯母的在向她呼喚了。這是多們悅耳感人的呼喚呵！在這地獄般的監牢裏，她獲得了人間的溫情；同時，那人生最痛苦最殘酷的場面，也被她看到領略到了。老伯母爲那親切的呼聲感動了，老伯母也爲東洋人的殘暴激憤了。

然而，最初老伯母不是爲了犯罪而被關進這地獄來的囚徒；她是爲了生活，也是爲了寂寞，由她的小叔安巡官介紹到女監來看管囚犯的，雖然她和犯人祇隔着一道門，而她却還有着自由與權威。

是的，在犯人之中，她是有着無上權威的，她可以隨便的罵罵犯人，她可以隨便的鞭打犯人，犯人要向她低頭，要向她納貢，然而，仁慈的老伯母却一次都沒有這樣做過，她祇是看着別人在行使這無上的權威吧了。

一九三一年是一個大動亂的時代，那大動亂捲迷了老伯母的獨生子，起初，她真不明白知書達理的兒子怎麼會發了瘋，竟拋下了老母，愛妻，更拋掉了職業而逃到「胡子隊」裏去。她爲這憎恨，她爲這痛苦，她爲這不體面的事件愁白了頭髮。

這在兒子逃走不久，她把懷着兩個月身孕的兒媳娶到了顧鄉屯的母家，自己便到這個拘留所裏來服務。

最初兩個月，老伯母看管着一個普通監房，那裏面有匿藏賊贓的窩主，有抽大煙的老太婆，有不起牌照的私娼……雖然她們之中沒有誰受過很重的毒刑，可是，她們的食宿，她們的疾疴和失掉自由的痛苦，老伯母已經覺得

夠淒慘了！她是以一顆天真的慈愛的心和所有的力量，來幫助他們，愛護他們。

一個淒厲的冬天。

東洋人入主了哈爾濱，這個規模不算太小的拘留所，就隸屬在刑事科之下，他們認為老伯母可靠，便又把老伯母調到特別監房作看守。

「你要特別當心，這裏全是重要犯呵，倘有一差一錯，不要說你的責任重大，就是我，我也脫不了關係哩！」

當老伯母被調的那天，安巡官這樣嚴厲地對她下了一個警告。接着，安巡官又補充着說：

「要緊的是，不要讓兩個監號的犯人有談話的機會，寫了供，事情就不好辦啦！你該嚴厲地監視着，做得有成績會有好處給你，不好，哼，你要知道東洋人可不是好惹的！」

老伯母沒有說什麼，她懷着一種好奇的心情，來和這些所謂「重要犯」接觸；可是她無論如何也想不通！難道這樣文質彬彬的女孩子們會去殺人放火做強盜嗎？她問送飯的陳清，陳清告訴她：

「她們是政治犯。」

「正事犯？」

這樣一解釋，老伯母更加糊塗了，等老伯母再問的時候，陳清也搖頭了。

松花江的水早已結成了堅固的冰，潑辣的老北風無情地吼着，連地心也凍結了，可是老伯母看管的那三個監號的女犯，竟還在穿着夾衣，她們整天坐在士敏土的光地上，擁在一起不住地發抖，老伯母看着她們凍得青紫的臉，奇怪地問道：

「爲什麼不讓你們家送棉衣給你們呢？」

「他們不許送呵！並且我們家也許還不知道我們的下落哩！」

得來的答覆，竟是這樣的奇突。老伯母真是不解。

「怎麼？連衣服全不許送？」

「你知道，我們要求了多少次都不答應。」

老伯母氣得幾乎暴跳起來，她立刻去找她的小叔：

「滴水成冰了，我那邊的八個女犯還沒有穿棉衣，我想告訴她們家人送來吧？」

安巡官瞪起圓眼珠子，把桌子一拍，吼道：

「多事，剛把你調過來兩天半，你就要多事，用不着你發什麼慈悲，東洋人說啦，不許送！」

「這是怎麼說的呢？難道讓他們活活凍死不成？」

「凍死是她們自找……去去，趕快回去！」

老伯母知道即使磨破了嘴唇，也不會說軟小叔的毒辣的心腸，於是她忍住激憤按着狂跳的胸脯，退了出來。

緊接着女犯們一個一個病倒了。那整日整夜痛苦的呻吟與囁語，使老伯母坐立不安，於是她又去找她的小叔：

「總通凍倒了，棉衣，醫生，都是她們需要的呀！」

然而，結果仍是和第一次相同，她被痛斥出來。

老伯母來這監房還不到十天，已經爲了女犯的痛苦而憔悴了，她那皺紋縱橫的老臉上，再也找不到一絲笑容，她的心淤塞得透不過氣來。

安巡官的殘忍，反而掀起了老伯母的義憤，她是在不顧一切地犧牲着自己。經常是偷偷摸摸地爲女犯傳遞家信搬運衣被，甚至下飯的菜和治病的藥，鉛筆紙張……這一切必須的事物，都被她巧妙地帶進監房。

女犯中有兩個家在外縣的，還有一個沒有家的，老伯母默默地想：

「被子是可以兩個甚至三個人蓋一床的，衣服是不行的呀！」
她焦急了四五天，一直到月底薪水發下來，她才歡快地揣着錢跑到舊貨店買了三套棉衣，一套一套的分做三次穿進監房移到女犯的身上。

現在，八個年青的女犯個個笑逐顏開了，她們獲得了溫暖，獲得了撫愛，更獲得了些許的自由，都是她們被難以來所未曾享受到的，也是她們所不敢夢想的呵！

然而現在她們什麼都享受到了。當夜深的時候，祇要她們說一聲：

「老伯母，我要到第×號去玩一玩，可以嗎？」

『可以的，不過你要機警一點兒呵！說話也要小點聲呵。』她一邊囑咐着，於是她一邊打開了鉄門。

女犯們都蒙受到了意外的安慰，老伯母也歡快着了。雖然她爲她們籌思着，奔跑着，並且提心吊胆；然而，當她把身子放在床上時，那疲倦是帶着

一種輕鬆滋味的，她每每是含着神祕的微笑舒服地睡去。

「老伯母！」

「老伯母！」

這呼喚，不斷地在她耳邊響着，她也就不停地奔跑着。她不厭煩，也沒有什麼畏懼，雖然安巡官的警告不時地湧上腦際，可是安巡官那副殘忍的臉孔，一想起，她就恨得咬牙切齒！

「狠心狗肺的！拿鬼子當親祖宗，早晚還不給鬼子吃啦！」

同時，老伯母覺得她這違反安巡官警告的舉動，也正是對他的報復呢。

你看！老伯母是多們高興呵！又是多們天真哪！她運用那不大靈活的腿，一滑一滑地踏着雪地吃力的走着，分張開兩隻胳膊，像要飛起來似的，那樣子，完全像一個剛會走路的小孩。她花白的髮絲飄舞在太陽光下，一閃一閃地相映着地上的白雪，她流着鼻涕，流着淚，迎着臘月裏凜冽的風，帶

着一颗凱旋似的心，一封信，走向女犯的家，隔一會，她又帶着信帶着食物或衣服踏着雪地按着原路走回來。一路上，她總是籌劃着怎樣把這些東西帶進監房不被檢查出來，有時，爲了想得人神而走錯了路。

然而老伯母她得到什麼酬報呢？沒有呵！她是什麼酬報都不需要的，當犯人的家屬誠意地把錢向她衣袋裏塞的時候，她是怎樣拚命地拒絕着，到無可奈何時，她甚至都流出眼淚來：

「你想，我是爲了錢嗎？你是在罵我呀！……你看，我的頭髮全白嘍！

……」

老伯母指着心，指着頭髮，那種坦白，誠摯的表示，使對方感動得也流淚了：

「老太太，你老人家爲什麼提心吊胆的在水雪地裏奔跑，我們怎能忍心呢？」

「這樣，我的良心才好過呀！」
她一邊說着，一邊急急地搶出門來，像怕誰捉她回去似的，一直到走在街上，她才如釋重負似的喘過一口氣。真的，那誠意的酬勞，反會使老伯母難堪的。

當她把東西交給女犯時，她嗔怒着說：

「你把我的心地向你的父母表白一下吧！」

女犯流着淚讀着家信，也流着淚感激老伯母賜予的恩惠，有時，竟撫着老伯母的肩頭嗚咽起來：

「老伯母！我將怎樣報答你呢？……」

老伯母撫摸着女犯的亂髮，抖顫着嘴唇說了：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祇要你們不受委屈，我怎樣都行呵。」
然而，她們真的不受委屈嗎？老伯母的歡快僅僅維持了兩個月，這以

後，情形便突然變了？東洋人開始伸張開牠兇利的爪在向牠的俘虜猛撲了。老伯母的心又跌入山澗裏去。

痛苦的，抑壓着的呻吟，又復佈滿了監房，那空氣是可怕而淒厲，老伯母感到她彷彿置身在屠場中，屠戶的尖刀在無情地割着那些無援的生命，她眼見着這樣慘目的景象，她的靈魂也在一刀一刀地被割着了！她能逃避開這恐怖的地界，然而她又怎忍拋掉這些無援的生命呢？

老伯母現在是由看守一變而爲看護了。夜裏她把耳朵附在門縫上，聽聽外面沒有一點聲息了的時候，她便開始在監內活動起來，她手捧着一大匣「愛膚膏」，爲那遍體刑傷的女犯，敷擦着傷處，口裏不住地慰問着，而且哭着：

「狠心的鬼呀，和你們有多大的冤仇，竟下這樣的毒手！」

爲了老伯母無微不至的看護，女犯們的刑傷很快地使好起來。可是，舊

的傷痕剛剛平復下去，新的傷痕緊接着就來了。老伯母宛如一個受過彈傷的麻雀，整天地在恐懼與不安中。她最怕那兩個提人的警士，他們一踏進門，老伯母那顆仁慈的心便被拉到喉頭，直到過堂的犯人回來，她的心才降落回胸腔裏，可是，馬上又會給另一種痛苦佔據了。

老伯母對東洋人的仇恨，一天天地堆積起來了。

起初，女犯們問到她有沒有兒女時，爲了怕她們訕笑，她總是吞嚥着淚水，搖着腦袋說：

「沒有呵，我什麼也沒有呵！」

如今，她一方面看見了東洋人無恥的兇殘，一方面受着女犯們的啓示，環境的薰陶，把老伯母的觀念轉移了；她覺得她有那樣一個兒子，不但不是恥辱，反而正是她的光榮呢！她愉快地驕傲地問着女犯：

「我的兒子那樣做，是應該的呀，不是嗎？」

老伯母接到兒媳病重的消息，便立刻趕回顧鄉屯，等二十天之後，她再回到這座監牢的時候，女犯們已經受夠了替班看守的辱待了！老伯母呢？她也曾大病過一次呢。她的臉完全沒有血色，兩隻溫和的眼，變得那樣遲鈍而呆直，皺紋更深更多了，兩腮深陷，顴骨就更顯得凸出，唯有那高大的鼻子，還是那樣筆直而圓潤，女犯們驚問着：

「老伯母，怎樣，你的兒媳病沒有好嗎？」

「孩子生了嗎？」

「完了，完了，什麼全完了？」老伯母兩手一張，頹然地坐在監號門外的小檯上。臉上沒有一點表情，眼珠都不動一動。女犯們再問，她自語似的說：

「我的兒子……是應該的呀！」

「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嗎？」女犯懷疑地問着。

然而，老伯母什麼也不再說，祇是抖擻着嘴唇，頻頻地搖着腦袋。蒼白的髮絲隨着腦袋左右飄動着。

夜裏，老伯母才抹着老淚告訴她們她的兒媳死了。然而她並不是病死，而是受了東洋兵的姦污而服毒自殺的。當老伯母趕到那裏時，手足已經冷了，她握着老伯母的手，祇迸出了一句：「媽……你報……報仇！」就斷了氣。

老伯母的喉嚨讓悲哀塞住了，她用了很大的氣力才說出來：

「她斷氣之後，那孩子還在肚裏翻轉一陣呢！」

老伯母瞪大着淚眼，捏緊拳頭，接着說：

「我的兒子，……也在珠河陣亡了，就在她媳婦死後第三天，……我得到的信！」老伯母抑壓着的嗚咽在震顫着每個人的心弦，人人都爲老伯母的

遭遇流了淚。

淒慘與悲憤彌漫了監房，女犯們的呼吸粗迫，眼睛放着痛恨的光，這座不見太陽的黑暗囚牢，真的變成陰森恐怖人們幻想中的地獄了！

春天去了，春天又來了，老伯母蒼白的髮絲雪樣的白了。

一天，安巡官把她叫了去。看着老伯母憔悴的面孔和深鎖着的眉頭，安巡官淡淡地問道：

「怎麼，你還在想你那叛逆的兒子嗎？」

「不，一點也不，那忤逆，那強盜，他該死，他該死呀！」老伯母乾脆地說，故意做出發狠的樣子，好使安巡官不懷疑她。

接着，安巡官告訴她，爲了要改造監房，明天暫把女犯調到南山岡署拘留所去，大約六七天之後再調回來。

老伯母聽了安巡官的話，像遇赦的囚犯一樣高興了。她把這消息告訴女犯。最後她說：

「呵！機會終於來了！」

然而，女犯一點也不明白這話的用意。

夜，撒下了黑色的巨網，一切都被罩在裏面。監房裏已經悄靜無聲，夜是深了，女犯都已熟睡，祇有老伯母還在角道裏來回地慢踱着，她不時的俯着門縫向外探視，一個念頭總在她的腦裏翻上翻下：『祇要逃過今天，那就好了！』

今天，又是第五夜了。半年來，老伯母總是懼怕着這個恐怖屠殺的夜，半年來，這恐怖的夜經過無數次了，每達到「第五夜」的時候，老伯母便不安起來，她跳着一顆極端恐懼，極端憂憤的心，尖起耳朵傾聽着外面，由遠處飄來的沉啞的呼呼聲，會使她的全身肌肉打起無法控制的痙攣。有時，夜

風從門邊掠過，老伯母也常常被騙而起虛驚的。

鐘，敲過了三下，老伯母自語着：「是時候了！」於是她急急地把耳朵緊貼着門縫，屏息着，那最熟悉的聲音，終於由遠而近了，終於停止了。老伯母把貼在門縫的耳朵收回來，換上去一隻昏花的眼睛。空曠寂寞的院心，立着一個昏黃的柱燈。她拉長了視線望着目力可達的鐵門，鐵門緩緩地開了，走進了四個鬼祟的黑影，他們的脚步是那樣的輕，宛如踏在棉花上沒有一點兒回聲。

四個鬼祟的黑影消逝在儘東邊的男監了，一刻又從那裏出現。這次，却不是那樣靜悄了，人也加多了五六倍，雖然老伯母半聾的耳朵聽不見他們的聲音，可是看着那擁擠擠蠕動的黑影，她知道他們是在反抗，在掙扎，然而，又怎能掙脫魔鬼的巨掌呢？

黑色的影羣被關在了鐵門之外，呼呼地沉啞的輪聲由近而遠，而消逝

了。

老伯母爲這羣赴屠場之蓬勃的生命，幾乎哭出聲來了。陳清的話，又在她的腦際膨脹起來：

「老伯母，看着吧！她們遲早是要遭毒手的！」

「爲什麼呢？」

「她們是政治犯哪！東洋人最恨的就是她們這樣的人，別說她們這樣重犯，你知道，近來死了多少嫌疑犯哪！她們，依我看也是逃不了的，要不，爲什麼老不過法院？」

想到這，老伯母突然打了一個冷戰，她連忙走到風眼口遍視了一週，三個監號的女犯統通平安的睡着，她才放了心。

南崗署拘留所祇有兩個房間，前邊臨街的一間是普通犯，裏面的這間使

作了那八個政治女犯的臨時監房，另外隔出了一個狹狹的甬道，老伯母使日夜的守在那裏。

晚上，八點鐘一過，辦公室的人們便走光了，祇有一個荷槍的東洋警察守在拘留所的門口，這個東洋警察也是女犯調來之後加派的，他是接替着『滿州』警察的職務。

東洋警察是多麼難於擺佈的傢伙呵！老伯母爲了他萬分不安着，她怕他毀滅了這千載一時的良機。今夜——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之夜——祇有今夜，過了今夜，什麼全不中用了！再過兩天，她們又將被牽回那禁衛森嚴的地獄裏去了！

計策終於被老伯母想出來了，那計策是太冒險了一點。

女犯們蒼白的臉上，全塗了一層脂粉，蓬亂的髮絲現在是光滑而放着香氣，更有的梳起圓圓的髮髻，……一切都預備好了，祇等着歌舞昇平的隊伍

一到，老伯母便要實行她的計策了。

夜之魔吞蝕了白晝的生命，天然的光明，讓虛偽的燈光替代了。老伯母的心像被裝在一個五味俱全的布袋裏，悲憤，歡欣，恐懼，更有那綿綿不盡的離情，她倚着門站在那裏聳着耳朵，腿好像要軟癱下去，她把右手插在衣襟裏面，爲了過度的抖戰，手裏那個完好的電燈泡幾乎滑落下來。

遠處響起了高亢而錯雜的歌聲，不整齊的脚步聲，漸漸逼近，老伯母聽去，至多離這拘留所也不過五十步了，於是她把右手從衣襟裏抽出來，運足了手力，咬緊嘴唇，把手裏的電燈泡猛地向牆上一擲，接着，一個脆快的響聲震撼了全室，更盪出屋外，老伯母瘋狂般地向門外跑去，搖動着正在發怔的××警察的臂，驚駭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槍……槍……快快地……後邊……那邊的去！』老伯母用手指着拘留所的房後，東洋警察慌張地跑去了，口裏吹起警笛。

老伯母踉踉跄跄地跑回監房，她打開了門，喘吁吁的說道：

「孩子們……逃吧……那邊有提燈的……人羣接你們來了！」

女犯們洒着感激的淚水，爭握着老伯母的手：

「老伯母，你也逃吧！」

「我等一等……你們快逃吧……我可憐的孩子們……快吧……」

當提燈大會的人羣經過拘留所的門前時，八個被禁錮了一年多無望的生命，雜在人羣中走了。

半夜，東洋人來查監，發現老伯母昏倒在甬道裏。她是服了多量的紅藥，中了毒，可是被他們救活了。

可是，五天之後的夜裏，老伯母伴着二十幾名不相識的男犯，由刑事科拘留所的特別監房裏，被拖上爲她往日所恐懼的黑車，那部車，祕密而神速地馳向郊外去了……

一個奇怪的吻

經過一天一夜的火車顛簸，李華確是比平常更顯得憔悴了：顏色灰蒼蒼的，眼窩下陷，眼圈黑而乾燥，混身疲乏。這一切，正像縱慾過度的人；但她並沒有縱慾，甚至兩月之久，沒有和她的丈夫接觸了。

然而，她却也常常和她的丈夫見面，談話只是沒有他們自己的自由，他們的行動永遠被人監視着，即使是談話，也全是被動的，機械的，比如：

「供出你的餘黨我們可以減輕你們的罪名。」

「沒有餘黨！」她的丈夫說。

「沒有餘黨！」李華也隨着她的丈夫堅決地不承認，於是對方震怒了，用非刑拷打着他倆，終於，又是不得結果，把他倆推到不相通連的兩間黑屋

子裏去。隔一兩天之後，再照樣拷問一次，……就這樣一直繼續到兩月之久，刑傷從他倆的肉體上堆積起來。在這種痛苦無量的煎熬中，他倆都希望着快死，死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啊，可是，他倆的想像和別人都不相同，爲什麼呢。大概是他倆知道自己的命運已經走進絕路的緣故吧。

是的，現在他倆的命運，眼看一刻比一刻接近斷頭台了。按全程計算，已經超過三分之二的路程，其餘的三分之一，還需要七個多鐘頭，火車到吉林省城時，據說就是大天亮了。

火車像上了法條的玩具似的，不停地向前奔跑着，穿過草原，穿過森林，又穿過了山和水，夏夜裏的野風，含着一種濕淋淋的涼意，不斷地從車廂的通風上跌下來，常常像有一塊沉重的石頭，壓在李華的胸脯上，這種折磨，使她不能安睡一會，她時常半張開眼睛，無意識地望一望。一副手拷仍舊扣住他倆的手腕，她的丈夫姚行謙，把背和後腦抵靠着車廂板，緊緊地閉

起眼睛假寐着。此外，兩個押解他們的小兵，坐在對面的座位上：一個光頭頂的二等兵，勉強睜着眼睛，在盡自己的職責，較老的一個，連連地打着盹，有的時候，他的腦袋就像大鉛球一樣，把身子下墜得幾乎從座位上掀下去了。多量的口水從左嘴角裏淌出來，全都灘聚在他凸起的胸脯上，漸漸地向軍裝的小兜裏流。……

在李華的側旁，車門那一邊，中尉自己佔了一個座位，蝸蟻着身子酣睡着，雷樣的鼾聲，簡直把自己多脂肪的肉體，都震得顫抖了。

火車的速度越快，車身越像搖籃似的簸盪起來，車輪也就像一個忠實的嫖婦，翻來覆去地總是唱着那一套催眠曲，旅客們的神經在這兩者之間失去了知覺。除了中尉雷樣的鼾聲之外，車廂裏是異常寂靜的。

夜的大地也在寂靜着。

惟有李華的心緒，簡直擾亂得不可名狀了，她明明知道胡思亂想是沒有

用處的；可是無論她使出多們大的忍耐，也不能把她那亂蕪般的心緒，重新整理得有條不紊。

她不耐煩地啃着沒有束縛的左手食指的指甲，牙齒發出很難聽的聲音。想不到：這又引起了光頭頂二等兵的不耐煩。

「喂，心忙嗎？」

「噫，」李華搭訕地用鼻子哼了一聲。

「對了，人到臨終的時候，都是這樣的……」

光頭頂二等兵緩和的，冷酷的話，含着一種介于譏笑和預言之間的意味，李華雖然感到刺耳，甚至那未來流血的慘劇立刻來威嚇她，但不久也就雲霧散了。

現在她的心略微整理出一點頭緒，老兵靠着車廂壁板睡着了。這時候光頭頂二等兵也像老兵方才那樣打起盹來。

李華的眼睛轉向窗外，窗外黑色的天空上閃動着繁密的星火，因為列車爬上一段山路，速度減低了。機車頭正像匹拉上坡的驢馬，吃力地喘着氣，砂粒一般的煤屑，不斷地從煙筒裏向外亂噴，有時夾帶着小火塊從車窗上掃過去，玻璃唧唧地呻吟着。

這一段山路，李華非常熟悉，火車以這樣慢的速率總要經過四五十分鐘，才能達到平坦的綫路。山上，山下，有茂密的森林，有一條入鏡泊湖的小河名叫石頭河，她的外祖父就在河西住，大約在十二年前，她住在外祖父家的時候，有一次，她未得外祖父的許可，自己跑到石頭河裏去捉魚，一不小心落進深溝裏去，就被激流沖走了，沖出了一里多地，後來，漁船的老頭把她救了上來，她差不多已經人事不省了。從那以後，就不敢讓她再住下去了。當她父親從城裏來的時候，外祖父向她父親說：

「快把這野丫頭帶回去吧，她就是愛水，竟自個偷偷摸摸地老往河沿跑

……這野丫頭，我怎能看得住她呢？」

於是，父親大罵她一頓就把她帶走了，她真恨那多嘴多舌的老頭子。那時她才十歲。

十二年以後的李華，作了更野的事情，老頭子却不得而知了，原來她的外祖父在洋鬼子奪東三省的前一年就死了，即使老頭子能夠活到現在，他萬一也不會想到「就是愛水的野丫頭」敢跟洋人找鬻扭的。

十二年以後的李華，失去野的自由了。因為現在火車經過她的故鄉，不由得引起了童年時代的回憶，她的眼前彷彿有無數的美麗的蝴蝶盤繞着，活潑的小魚游着，……她貪戀這些，同時她也嫉妬這些。她心想：

——到此，我的人生終結了！

「不！」好像有許多人衆口同音地駁斥着她，這個熱狂的聲音，把李華從消沉，絕望的狀態中喚醒，立刻她像受了什麼感應似的看看光頭二等兵，

看看老兵，再看看胖中尉，隨後又看看丈夫姚行謙，他們都睡着了，「呵，機會呀！」，心在叫，而後它就跳蕩起來，而且週身也感到輕微的抖，這種興奮她實在壓制不住了，於是她用手拷牽掣着姚行謙的手。他受驚地張大了眼睛，晦澀的眼光向李華說出不少疑問。

然而，李華並沒有用言語給他解答，她僅把眼睛向窗外一溜，同時嘴也向同一方向一撇，姚行謙雖然知道這一個祕密的把戲，可惜他却不明白是什麼意思，所以，他又用比較清朗的眼光向李華說出第二次的疑問。

這次李華的嘴湊近姚行謙的耳邊，機警地，小聲說了一個字：「逃——」

「……」姚行謙張開嘴要說話，馬上又閉臃起來，搖一搖頭。

「等着死嗎？」

「這不等於自殺呀」

「萬一……」

「別作夢啦。」

「不，一定得逃，失了這機會，還有第二次嗎？你想。」

他低下頭去，心裏在核計着李華的話，真的，失去了這機會，還有第二次嗎？可是，這一個機會，有什麼把握呢？還不等於自殺嗎？他平生沒有做過一件莽撞的事情，無論事情大小，非經考慮，他絕不輕率動手的。正是因為處事審慎，才適於在公開的場所，幹着抗敵的祕密工作。三年之久，他沒有露出分毫的破綻。他的功績是超人的，卓著的。這一次被捕是由於叛徒的牽咬，實在出乎他的意想之外！現在，他和他的妻，雙雙地走上死的征途了，當然，誰都愛惜着自己的生命，誰都留戀着自己的生命，這一點，他並不異於常人，而異於常人的，是在他將死的時候，更加倍地愛惜着，留戀着，留戀着另外一件東西——什麼呢？那就是他的工作——事業。

人總是有同樣的心理。

一個人，無論爲金錢，爲女色，或爲其他慾求而死的時候，當他臨死之前，假如有充裕的反想，他一定不留餘情地詛罵，譏諷，痛悔他所追求的目的的。

——呀，是你害了我，你這個……

假如他不是自殺、依法律或是因其他的迫害而致死的前刻，他會虔誠地對他所追求的目的物表示懺悔或饒恕，他會悲楚，他會流淚……

然而，這一切心理的通性，這一切死時的反應，卻不是姚行謙所有的，可是，有誰知道，他在讚美着，謳歌着他的事業呢？

自從上車就一直閉着眼睛坐在那裏不動。偶爾爲了忍不住刑場的痛楚，他的眉頭之間常常是摺起很深的皺紋，但這痛楚，一點也不能擾亂他的心思，他心思完全沉在那死的勝利裏了。

臨刑時，他準備以種高的嘲笑，辱罵，和教訓，獻給那些漢奸和敵人。

他設想着古代的英雄，烈士們慷慨起義時的情況，而他也摸擬那樣，並且要表現得更英雄一點，好使劍子手戰慄。

可是，這所有接近事實的幻想，被李華挑破了。他很快地考慮着妻的提示，結果他認為這樣冒險是值得的。

就這樣，他們的冒險開始了。

真是僥倖，他們居然能夠推開車門，渡過了第一步難關。於是第二步難關，不容他們延遲地要從車梯上跳下去的。呵，基道旁的樹枝那麼快的，從他們眼前掃過去，他們脚下有隆隆的車輪，有萬不可測的荒山，山林中有野狼伏在那裏……這麼多致死的機會都在張着猙獰的大口等待吞蝕他們呢！假如他們背後不是有魔鬼的巨手要攫取他們的時候，他們的勇氣就一定被它們征服了！

「跳呵！」

李華壓制着尖銳的嗓子喊了一聲之後，他們倆就像一對爲愛情墜山自殺的情人似的，手牽着手，——其實是手銜牽着他們倆的手呢——猛然地，用力地向下跳去。當他們的腳剛一着地就跌倒了，而且接着就向下翻滾起來，在不知所止的翻滾中，有一種模糊的愉快，在李華的心裏漂浮着。愉快的情況，很難使她說明。因爲在她的愉快的當時，她已經感覺到胳膊和大腿受了重創。再過一些時候，她的知覺同他的鞋子一樣，完全失掉了。

姚行謙呢，他的知覺還清醒着，他能夠分辨得出火車去遠了，能夠分辨得出這山的陡度漸漸小了；但他却分辨不出什麼地方在痛，以及李華在什麼時候失了知覺。

在陡度較小的山坡處，他倆被一棵樹幹擋住了。姚行謙一邊蠕動着企圖要站起來，一邊輕輕地叫着：

「華，華……李華！」

沒有回聲，於是他慌張了，他趕忙把手按在李華的鼻孔上，好久，好久，「啊！」他突然驚駭地喊了一聲，他立刻軟癱得像一塊泥，靈魂也突然飛走了。他的手仍舊放在原處，絕望地悲哀地縱聲大哭起來，同時像發狂似的叫着：

「李華！華……李華呀！……」

完全絕望了，祇有他的回音，如同在山下有個同情他的在替他呼喚。但，不知怎的，這回音會使他害怕起來。於是他停止了喊叫和哭聲；可是，並不因此而減輕他的恐的恐怖，風吼，樹葉響，溪水潺潺聲……這種種自然界的動態，都使他感到如入魔境那樣陰森，他與人世隔絕起來，陷在魔窟裏，孤獨無援了！

這時候，他已經聽不見火車的聲音了，他很擔心這個，是去遠了呢？還是發覺了他們偷逃而中途停止了嗎？他相信後者的猜想有較多的可能性，因

此，這憂慮將他的恐怖侵佔了大半。同時，也感覺到腰部，膝部都在隱隱作痛。

他要在左近找一塊石頭，但眼前黑洞洞地什麼也不能看見，只好用手到處亂摸，……末了，在身後摸著有碗口那麼大一塊石頭，多麼平凡，又是多麼賤的東西呀！不過這在姚行謙看來，比同樣大一塊金子還貴重得多哩。

他如獲至寶似的拿在手裏，然後他把手銬的下部墊在山坡的較硬的地方，就開始用那塊石頭用力敲着兩環連接的部位，大約敲了二十幾下，兩環就分離了。

他意外地高興起來。現在他和平常人一樣有動轉的自由了；他拾起兩環，把它藏在附近的草叢裏。他回到李華的身旁時，一種病態的喘息聲駭動了他，他立刻蹲下去，兩身輕搖着她的肩膀！

「華，我在這裏，華，你說話——」

他的身一陣發酸，什麼話也說不出口了。他哭了，非常的哀痛。

李華如同做了一場惡夢，甦醒之後，她仍然覺得惡夢正在繼續進行着。當他聽到姚行謙的哭訴，同時她也感到胳膊和大腿彷彿扭斷一樣的痛起來，由於這刺激，她才完全清醒了，她呻吟着，她說：

「我被執刑過了嗎？……我爲什麼還活着呢？」

「我們已重得自由了！」他興奮地重複了一句：「華，我們已重得自由了！」

「真的？」

「怎麼，你的腦筋壞了嗎？呵，是的，你什麼地方受傷啦？」

「哦，」她勉強地搖着頭，呻吟地說：「告訴我現在，……現在我們在什麼地方，沒有危險嗎？」

「滾下來你就昏過去啦……」

「那末，還在原處嗎！」李華焦慮地問。

「是的，你覺得手上少了什麼東西？」他很得意地。

她明知他說的是手銬，於是她要舉起那隻胳膊，證實一下，可是不行，她不由衷地叫了出來：「斷啦！」

「什麼？」

「我的胳膊！還有，大概腿……」

「天哪！」他絕望地叫了，「這怎麼好呢？」

「你去！」她堅決地說：「你自己快逃吧，這裏絕不安全。」

「你說的什麼話呢！」他伏在她的胸脯上嗚咽起來，而且反覆地說着：「你說的什麼話呢？……你讓我把你去給狼們嗎？怎麼能夠呢？……你等於罵我，毀我，我不能。」

「哦，謙，你的理智呢？……你再把你自已發的誓言重覆一遍，你是

爲什麼才活着的，……我知道你愛我甚於你自己，但是……現在……我不行啦！……你，你是健全的生命，在我身外有三千多萬受難的朋友敬愛你，需要你，等待你，你去！……」她把受傷的左腿，移動一下，就痛昏了半天。

姚行謙又呼喚着她的名字。

「你爲什麼不聽我的話呢？」她忍住痛苦嘶啞地說。「誠實的人！你要背叛你的誓言嗎？……你滾開！我們完全不相干！」她完全忿怒了！

「不能！」他否認。隨後強制地把她抱起來，「假使你僅祇是我的妻子的時候……那我就遵從你的意見了；可是……」

「放下我！」她掙扎着。她感動了，流着淚

「不！」他倔強地向山下走去。

「若不，這樣好了；你先到我舅父家裏去送個信，然後讓他們派人來接

我！——」

「不！」

他也忿怒了。他支持着負創的肢體，開始和黑暗的、恐怖而難行的山林對抗起來。風聲配合着他的喘息聲……。

因為迷失了路，天已蒙蒙亮的時候，他們才走到石頭河邊。

田野上，在一丈以內可以分出植物的種類了，鳴翼蟲和報曉的雞合奏着黎明的進行曲。在遠處有農夫吆喝牲畜的嗚嗚……嗚嗚……聲，聲音是峻急而強烈的，正像流彈的尾聲，在空中劃走着。

他們原想在天亮之前，就可以渡過石頭河。按現在的情形，是絕對不能了。並且姚行謙也疲倦得四肢無力，隨時要跌倒的樣子，於是，他們不得不臨時把計劃改變一下了。

「先進高粱地裏去，」李華說，「到那裏再說吧。」

「到那裏怎麼辦呢？」姚行謙猶疑地問。

「無論怎麼辦也得這樣，你猶豫什麼呢？這裏危險！」

姚行謙無可奈何地向一塊高粱地那面走去，走到很深的地方，他順着壩溝把李華放下了。他也坐在對面的壩台上。然後他們用很低很低的聲音進行談話着變更後的計劃。

李華先問：「你還記得我的舅舅家嗎？」

「記得。」

「這就好了。歇一會，把臉上的血印擦擦，就過河吧，你先到那……」

「那末你呢？」姚行謙搶問着。

「你聽我說呀，半夜時，叫舅舅來接我，這地方告訴明白他就行。」

「不行！不行！我絕對不能把你丟開！」他突然叫起來。

「瘋了？你喊什麼呢？」然後她從嚴厲變爲委婉地說：「這不是頂好的

辦法嗎？」

「頂好？這和你在山上說的辦法有什麼分別？你讓我把你拋給狼們嗎？我不能！」

「假如現在我死了呢？」

「又當別論了，但是你活着……」

「但是——」

她把湧到嘴唇的話又吞下去了。這時候一架銀色飛機從高粱地的低空上飛過去，李華看見兩翼上有兩個紅色的太陽。

「這是一架偵察機呀！」

可是當姚行謙抬頭看時，那一架飛機已經不見了，只有嗡嗡的餘音，從櫛密的高粱穗的隙處落下來。他說：「很低呢！」

「是的，」

「你說這是不是找我們？」

「我想是，不久，一定還有人來搜的，你不能再猶豫一刻了，你快走！」
「假如在這期間，你發生了變故怎麼辦？」他的心略動了一些。

「不會的，不會的！你快走，你千萬不要再回來啦？」

姚行謙雖然沒有說他一定回來；但意識中却是這樣想着的。他下了最大的決心以後，他決定要去了，他是那麼艱難地邁出了他的第一步，但是李華又叫他站下。

「做什麼？」姚行謙問。

「讓我吻你一下吧！」

他順從地把嘴送到她的脣邊，一種無名其妙的悲哀觸動了他，鼻管發酸，兩隻眼角有熱的東西向外衝撞。至於李華那熱烈地，綿長的吻，他竟體味不出來是甜是苦，或是酸……他彷彿在極度苦悶中，吃了多量的酒精一樣由麻醉而漸漸陷入痺性狀態，他覺得是中了毒了。

而她呢？並沒有那樣感覺。她除了儘可能的熱烈，儘可能的延長那吻以外，她再也沒有更多的奢求，再也沒有其他的希望和留戀，她想：這宇宙間所有的一切，即使是空氣，也將不屬於她了。然而她也沒有悲傷，不，這正是她欺騙自己的地方，她確是有着不可形容的悲傷，不過她把它隱藏起來了。

她那隻完好的臂膀，使出平生的氣力，摟着他的脖子。他跪着一條腿，去俯就她，他流了淚，滴在她的眼窩裏。

沉默，時間的確過得太久了。

末了，他當真像中了毒一樣，突然地跳起來，用手指揩着眼淚，駭異地說：

「真是一個奇怪的吻呵！」

「爲什麼呢？」

「太長了，簡直超過我們的愛情啦！」

「可是，我倒嫌它太短！」她企圖打消他的不良猜想，勉強做出一個天真的稚笑，說：「快走吧，勇敢的小馬，我預備了你意想以外的長吻和你相見哩。」

於是，他釋然地笑了，當他臨去時，他折斷一枝高粱穗（穗垂懸着），作爲回來時的標誌。

他如同浮水一般，開始用手從高粱地裏分開一條道路。堅實而魁偉的背影漸漸從李華的眼中消失了。只有高粱葉的響聲，也如同流水似的，漸漸遠了，聽不見了。

這時候，她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宛如被壓迫到極度然後又解放了的彈簧一樣，陡然地伸張到固有的本能，她幾乎失聲地哭了，但她壓制着，心臟像爆炸了那樣難過。在最短的時間，有十數次她想把他喊回來，結果她

全用她的理智把它征服了。

現在，她越發感覺到她是姚行謙身上的枷鎖了，這種刑具要不立刻給他打開，就是她一個人的罪惡，雖然這罪惡並不怎樣嚴重，可是她的良心已經從『正義』的極峯向下跌落了，她不能那樣做，她的自私絕不至於到讓愛她的人——同時也是她所愛的人、僅僅爲了愛，而遭到不幸……

『我必定這樣做的，並且已經是個殘廢無用的人了！』

於是她懷着像在死刑的判決書上畫押那樣的心情，用左手食指在攏溝的一塊較平的空處，寫了下面幾個字：

『我死了，無論誰都不要爲我流淚，當我瞑目之前，我看見一個爲我愛的人，正向爲民族而犧牲的大路走去，我彷彿也看見了他的血花，我是快慰地死了！』

而後，她就利用她的一隻完整的左臂，和一隻完整的右腿，向着那睽違

十年的石頭河邊爬去了……

正常李華和石頭河握手的時候，姚行謙開始向回走來，向他自己所做的標誌走來。因為他所要投奔的人沒有了，人的屋子沒有了，整個的村子也全沒有了，僅僅是留着一些可怕的廢墟！

太陽在晴朗的東方炫耀着呢。

探 望

我蒐集了那末多的傳說，高高地在我腦子裏疊積起來，而且膨脹着呢。它像深秋裏的敗葉一樣，每片都不是我希望中所需要的，我竭力把它掃除，掃除，然而，不知從哪括來一陣風，又聚攏在一起，於是又堆積起來，在我的腦子裏膨脹着……

漸漸地，牠們聚嵌在我的腦子上了，而且容納不下了，於是，我的臉上也現出了敗葉的顏色。

同事們不曉得我腦子脹的是多們苦，他們仍是把他們採訪來的不能發表的新聞，作為談話的資料，他們是那末漠不關心，用一種講故事的姿勢與神態講述着，我聽着，胸口塞悶，心臟緊縮，然而，也祇有默默地嘆氣。

當他們的故事演述到最精彩的時候，也正是我心痛得最厲害的時候。我翻弄着一篇篇的稿件，眼前閃動着模糊的字跡，兩隻手不停地翻，翻來，翻去，而精神却離去牠們好遠好遠，很久，都不能選出一篇愜意的文章，我祇知道：黑的，藍的字。

我怕聽，我儘可能地蒙蔽着聽覺，不讓他們的故事更攪碎我已非完整的心。然而不能，越是要規避，越是規避不了，那一句一句刺心的話語，彷彿一柄銳利的鋼錐，它毫不留情的刺進我的耳朵，我沒有力量使我的耳朵抗拒這柄殘忍的錐子，祇好任它穿鑿。

那不平凡的故事，使整個編輯室的空氣都顯得緊張，每個人全停下了工作，把眼光貫注在演述者的嘴角，連取稿的小學徒，也把身子倚在寫字檯邊，大張着嘴巴，望着發言人的臉，映着他天真的眼睛，驚愕，嘆息，不平的低吼，憤慨的呼聲，使演述者加強了演述的興緻，他在指手劃腳的描繪着

那故事中最殘酷的場面，我全身的每一纖維都佈滿了那悲慘的影子。它溜過我的心，爬上我的腦，最後，終於停止我的腦子裏了，牢牢地，像一片膠，我竟無法把它揭掉。

我始終緘默着，始終翻弄着一篇篇的稿件，我不敢把頭抬起，也不敢插言，默默地忍受着心的劇痛，讓那柄鋼錐任情地錐着我的耳朵，穿透我的心。如果我不自警誠的和他們接談起來，那末，我激憤與慘痛的淚水會洒向人前，但，我又怎能把胸頭鬱結的創傷捧示給他們呢？

也許，我的緘默引起了他們的懷疑？也許，我的遭遇早被他們探悉？雖然當時我在竭力地避免和他們交談，而那並非善意的警句却接二連三地向我飛來：

「×先生，發稿要當心哪！你呀……這是什麼世界？」

「豈只發稿呢，就是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不能越軌一步呵！」整天和

麻雀牌廝混的賭徒小張，綑緊了眼角，補充着子偉天的話。他的眼光針一樣的對着我的臉。

『真的，×先生，你是該特別小心的呀！……嘿嘿！』單是這語尾的一聲狡猾的笑，就可以知道回子曹峯如何的陰險了。在強敵尙未侵入哈爾濱之前，他是常以革命先輩自居的，而且，我也正是他眼裏的一個危險人物。全個報社所有的同事，他是最壞的一個，也是最和我敵對的一個，因此，他這滿含敵意的諷語，使我再也不能緘默；尤其是在悲憤交集的當兒。於是，我放棄了平日對他的戒心，（他是隨時可以做漢奸，隨時可以把一個熱血青年送入虎口的）冷冷地反駁着說：

『我有什麼呢？老鼠一樣蹲在編輯室裏，爲什麼我該特別當心呢？真是豈有此理！你們，你們整天和社會接觸，哼，才真是危險呢！』最後的一句咒罵，算是我對他的報復。

曹峯翻了翻他那整年給紅絲爬滿的眼球，又陰險的笑了：

「嘿，幹文化工作的人，頂容易遭禍，這你是知道的，尤其在這個年頭；尤其是女人，而尤其是你……」

他的話，一句比一句緊迫着我，我的憤怒快要脹裂胸膛了。

「你爲什麼一口咬住呢？女人怎樣？我又怎樣？」

「嗨，難道你沒有聽說？上次東洋憲兵隊捕獲的那批間諜全是女人？」

他伸長了脖子問我。

「這，我倒沒有聽說，我祇曉得那次被義勇軍虜去槍斃的十幾個漢奸，內中有五個是你們教徒。」

曹峯對這侮辱沒有辯駁什麼，然而，他那橫肉的臉却紅了。他眨着眼睛，好像在思索着用更尖銳的話來報復這侮辱似的。

和事老丁子才看着我們倆已經到了短兵相接的形勢，爲了打破這危機，

他嘆了一口氣，把話題又勾回到那不平凡的故事上去：

「唉！這年頭的人命是不值錢的呵！……喂！老李你接着說，掌管絞人機器的劊子手是中國人，還是東洋人？」

於是，故事又繼續演述下去了。

由悲痛而變成憤怒，……再沉入悲痛的深淵，我的心彷彿是被投入絞人的機器裏在旋絞着了！我哆嗦着冒着冷汗的手，把那些一個字都不曾看的稿件塞進抽斗裏，故作鎮靜的走出編輯室，眼前閃爍着金色的小星星。

一走到街上，便不再鎮靜了，我瘋狂一樣的，向着我的「希望」，向着藏匿我的「希望」的方向，急走着，急走着……以至於氣喘了。

望着那森嚴而堅實的黑色鉄門，望着那高不可攀的牆垣，像往常一樣，我又失望了！

僅是一堵牆呵，它竟隔斷了我的視線。那宛如一座峻峭的山，牆頭上插

着破碎的玻璃，正像山路上的荆棘，恨我沒有一雙透視一切的眼睛，不能把視線穿過這山腰望一望，我日夜懸念着的人兒，我更缺少四隻健全的手足，爬不過這遍是荆棘的山路，倘如我有着飛行者一樣敏捷的身子吧，我不是可以很輕快地飛過這座高山去實現我的希望嗎？

這鐵門之邊，高牆之下，已經踏遍我的足跡了，每當我聽到了可怕的傳說之後，或是被相思揉得發瘋了的時候，我總是帶了一種不可捉摸的心情，跑到這裡徘徊一次的，我瞭望着，瞭望着院深處的房羣，那堅實的灰色建築物中，該是勃受苦的處所吧？然而我看不到勃，我視線所接觸的全是一些陌生的，拋着自由步子的人，勃是沒有這種自由了，他們被吞進這灰色建築物的鐵欄裏了。也許，早已被它埋葬！

看不見勃那副剛毅的臉孔，即使聽一聽他那沉着的聲音吧，我也會感到滿足的。我竭力地用眼睛和耳朵搜尋着。然而，一切都使我絕望，於是，我

詛咒那高牆，那鐵的欄柵和守衛在門旁的警兵，倘如我身邊有一枚炸彈，我會把這些障礙通統粉碎，然後，自由地跑到我所要去的地方。

現在，我什麼也沒有，什麼也不能，唯有注視着那些障礙物發呆，直到眼球脹痛，眼眶裏涔流出失望的淚來。

眼前的一切漸漸地模糊起來，街燈的眼睛放出昏黃的光，那黑色的鐵門沉重地關緊了，我沉重地蹣跚着發顫的步子迷糊進了電車。

火一樣的希望逐漸冷了下來，當達到了失望的頂點時，於是我絕望了。車身搖撼着，我的腦子和心臟也隨着搖撼，現在，我完全混亂了，這繁華之街，這都市的夜景……什麼全不能闖進我的眼睛，我的眼前閃動的是那些可怕的傳說，和傳說中扮演着的角色。

頹坐在車廂的角落裏那個骷髏的青年，他一定是被監牢裏的饑餓與毒刑折磨成那副枯瘦形骸的，他的肺病怕是近三期了？是的，他是一個囚徒，看

他的頭髮該多們蓬亂而灰長呵！

那個扶着柺杖的殘缺者，爲什麼他會失掉一隻腿呢？嘔！他的腿是被那架絞機輾掉了，他是從刑場逃脫了的囚徒吧？

滿頭是新的傷痕，臂上纏着綳帶，腿也纏着綳帶，一隻手撫摸着腰部，痛苦地呻吟着，那個襤褸的漢子，他一定是剛剛受過嚴刑拷問的，不然，他的眼睛怎會放着那樣怕人的憤恨之光呢？

那個僵僵着腰的貧婆子……

蒼白色嘴唇，凸出着眸子，那個十四五歲的孩子……

……

整個車箱裏的乘客，都變成我幻想中的囚徒了，這些慘目的景象攝住了我的視力，我的神經被他們緊緊地捉住，全身不自禁的發抖了。

每個臉孔我都曾仔細端詳過，我捧出了極大的同情與悲憤環視着他們，

每個臉孔我都感到親切，然而，那裏面沒有勃，勃的形容或許比他們更枯瘦，更可怕些，倘如他僥倖沒有被魔鬼活啖了，那末，見到他的時候，說不定我會認不了他了！

然而，我能夠再見到勃嗎？

車廂裏的人完全走光，我的眼前却還在排演着那一幕幕的悲劇，直到車掌來催我下車了，我才從混亂中清醒過來，原來電車已駛到終點了，離我該下車的地方已經越過了七站。

是多們遠的路程，多們長的時間哪，回想着適才的景象，彷彿做了一個惡夢。

別時，正是春深，庭園裏經勃親手培植起來的花兒，全欣然地向着太陽裂着嘻笑的小嘴了，現在呢，花兒凋謝了，結下了來年的種子。窗下的老

榆，祇剩下禿老的枝幹，孤獨地站着。庭園裏連一片落葉也不能找到，都讓秋風給捲逃了。

秋已殘了，叢茂繁榮的庭園，如今已是一片荒涼，望着這蕭條的景色，我鬱悶的心頭更加了一層悲淒，然而當我撫摸着那一粒粒肥碩而堅實的種子時，我又釋然了。

勃依然沒有半點兒消息，有的，仍是那些我怕聽，而當人們講說時我却又不肯漏過一句的傳說。

整整五個月了，這一百五十個漫長的晝夜，在我，是怎樣悠久，怎樣淒涼的歲月嚟，但朋友們却都這樣安慰着我：

『這，這是多們偉大而值得驕傲的別離呀！』

是的，這別離是偉大的，是光榮的，同時，也正是我生命史上最慘痛的
一頁呢！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一個濃於感情的女人，我沒有克制感情的理智，我沒有一把鋒利的匕首斬斷綿綿的情絲，敵人的殘酷的強盜行爲，更使我不能把那些傳說看做謠言一般不去理睬。雖然，我從沒有把憂鬱的臉色顯示給人們看過，雖然，我從不會在人前流過一滴懦弱的淚水，但當人們都已安息了，却正是我心靈受着熬煎的時候。

一天的工作，夠疲勞了我，我需要休息，我需要甜甜睡上一個通宵，可是，身心一靜下來，所有的憂憤怨懣都蜂羣一般的湧上心頭，尤其是那些傳說，又在我的腦裏加速度的膨脹。

睡魔變成了那麼懦弱，牠竟驅不散這羣竄擾神經的大蟲。我輾轉着，週身彷彿都有大蟲爬噬。於是，我披起睡衣踱出屋外。

夜，悄靜的夜，每個家屋都點了燈火，我獨自個兒倚着樓欄仰視着秋的天空，那顆殘缺的月亮投給我一個冷清清的脸孔，她好像新寡的孤孀那末憂

鬱着。然而，她並不比我更孤獨呵！迴圍不是有那末多的星兒伴着她嗎？

我的眼睛爬過錯綜的樓頂，在不遠的那一方，隱約地可以看到那堅實的灰色建築，我要向它喊：

「還我良人！」

它昂然地彷彿對我發着勝利的猶笑：

「哼，我就是權威呵！」

夜寒夾着冷風，彷彿有受難者的悲吟從那堅實的建築物中盪漾出來，讓夜風把它飄進我的耳朵，那分明是勃的聲音：

「怎奈那，

院牆兒高，

鐵門兒更牢，

長翅膀的相思都難飛躍！

……
秋夜寂寞，秋風夠冷了，我孤獨者的心靈呢，比秋風更寂寞，也比秋風更冷。

不知什麼時候，我又倒臥在床上。不知什麼時候，我見到了勃。除了那雙長睫毛沉毅的眼睛是我所熟悉的，眼前的勃的一切，祇有在我的幻想中才出現過。

勃蓬髮下的黃臘色臉孔，並不見得比往日消瘦，它是臃腫着，他的腰已纏僵了，週身遍是未痊的傷痕的鮮血斑斑地染紅了他薄的襯衣，光着腿，赤着脚，拖了雙破舊的木屐，木屐也幾乎被血染遍了。兩隻手緊緊地被扣在手銬裏，他是夾在兩個武裝日警的中間一癱一瘠地走進一個暗黑的屋子。

我是站在鐵窗之外，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一個門，我敲打着鐵欄，瘋狂地喊着：

「勃勃我在這兒，你穿那末薄的衣裳，不冷嗎？」

勃勃好像早已看見了我，他一點都不驚喜，祇是淡淡地，然而非常有力地說：

「利不要記掛着我，我的熱血已經沸騰，那會涼呢！」

接着勃勃的話，兩個下警的刺刀在勃勃的身上跳舞了，勃勃的熱血在流了，但，他不皺眉，也不喊痛，大張着眼睛在猶笑。

我拚命地，但不知是什麼塞住了喉嚨，蘊足所有的氣力也吼不出聲來。於是我顧一切地敲擊着窗欄，用拳，用頭，拳破了，頭昏了，我的耳朵和眼睛什麼也不聽不見了。

「魔鬼們，你們縛得住我的軀殼，却縛不住我的靈魂……」

是一聲夾着激憤的怒吼，是一聲沉痛的反抗的狂呼，我被這聲音蕩盪了，張開了沉重的眼皮，呵！傳說的慘劇終於鮮明地排在我的眼前：

那黑暗的房子裏聚滿了武裝的，西裝的日本人，貓狎的臉，眼睛放着兇殘的光，牠們團團地把勃圍在了中間，勃是被倒懸在房樑上，他的頭部已經充滿了血，一條條的脈絡青蟲般凸脹起來，刺刀，皮鞭，火焰……，紛紛地吻着勃多骨的身子，鮮紅的血都淋漓了日本人的衣襟。

「嘿，天殺的！剝開肚腸，也休想我屈從！」

勃咬緊着牙齒，聲嘶力竭地喊，聲音低沉而悲壯。

望着受着非刑的勃我哭出聲來了，沉痛的淚水蒙蔽了我的眼睛。我沁血的心，一片片被魔鬼吞噬着。

「好，把他的心剝出來，看他這反滿抗日的亂黨還反抗不？」一個矮胖子日本人說着十分流利的中國話。

勃由房樑上被解了下來，馬上又被緊緊地縛在一條預備好的長凳上，面孔望向天棚，勃仍在掙扎，嘶啞地吼着。

一把閃光的尖刀衝向勃的胸部。

我狂喊一聲，猛力撼動鐵的窗欄，突然窗欄斷了，房子也隨着倒了下來，我被壓在裏面。

冬，夾着白雪來了，我的希望好像被凍結住，我的心也被凍結住了！

我還年青，我還是剛從禮教家庭中逃出來的孩子，我需要一個導師——

一個剛毅像勃的導師，因此，我不能失掉勃，沒有他，我的生命暗淡無光。沒有他，我的前途將是一個莫知底止的深淵，我會墮到那裏面沒人拯救。

無論朋友們怎樣在爲我流着絕望的淚，我却永久抱着那一個縹緲的希望，自己騙着自己。

那希望約束着我安分的，鼠一樣的生活着，把滿腔的熱血與激憤深深地，深深地埋藏在胸膛裏了，除非在知己朋友臉前，連半句憤慨的話都不敢

說，我謹慎着行動，忍受着一切侮辱與欺騙，那都是爲了不讓我那陷入虎穴的勃更受到迫害，而早些實現我的希望，然而，我的希望是夢是幻想，像海中的明月那末難於捕捉呀！

倘若那些傳說不是謠言，倘如我那可怕的夢境是真的現實，那不是什麼全完了嗎？

我整天在尋覓着，尋覓一個探聽勃的消息，或是可以見到勃的機會。

機會，哦，機會終於來了！

警察廳刑事科的留置場（註）經過日本人擴充改造之後，他們爲了宣傳他們對囚犯的優待，爲了宣傳他們那偉大的建築，特於十一月二日約請新聞界前往參觀，我便被報館當局派遣爲這次參觀的代表。

是多們偶然，多們難得的幸運哪，我欣喜得幾乎發狂，一顆興奮的心怎麼也按捺不住了，它一直跳躍着，這幸運反使我坐立不安。我怒恨着時光走

得太慢，爲什麼今天的日子這末漫長呢？

我瞪着眼睛看着外面的天色，看着太陽落到西邊，又看着它從東方昇起。

我們報館一共去了兩個代表，那一個却偏偏是我的敵犬曹峯，我欣喜的心靈上突然罩了一層陰霾，當我們一同走出報館的時候。

勃的事情他真的知道了嗎？不然，爲什麼路上他總在對我猶笑呢？

他問我：

「以往無論什麼事你也不肯代表報館出席，這一次，你怎麼沒有推辭呢？而且很高興去的樣子？」

「這就是好奇。」我淡淡地回答。我的肺快要爆炸了，爲了避免和他談話，我加快了脚步走過他的前邊。

我向着鐵門傲視，向着高牆傲視，尤其對那一對警崗，我用勝利的眼光

瞥了他們一下。在心裏說：

『哼，你看，我是被請來的呵？』

十三個參觀者拉成一個錯雜的行列走進我最熟悉的灰色建築，不，它現在是披了一件雪白的孝衣——重新刷了一次石灰粉——以新的，嚴肅的姿態聳立着。

人還沒有挨近門邊，一股濃重的氣息便強烈地撲打着鼻管，仔細嗅了嗅，原來這監房是曾經洒過多量的石灰酸。甬道中新洒的石灰，把人們的鞋底很自然地鏤了一道白邊。一切全是嶄新，然而那陰濕晦暗的甬道，已經明白的告訴了我，這裏是永年也受不到陽光拂照的。

我的心裏叢集着多種情緒，我無法分析，它究竟是興奮，是悲痛，還是恐懼，抑或仇恨；它祇是失常地鼓勵着，一刻都不停歇。

兩個日本警官同一個翻譯響導着，他們邊走邊談，我孤獨地做了這隊伍

的尾巴。參觀者是怎樣讚美這偉大的建築，嚮導者是怎樣叨述這地獄天堂般的待遇，我完全無心去聽、實際，那些諂媚的肉麻話，那些虛假的自我宣傳我不需要聽，事實會證明一切的。

甬道兩房排列着的監房悄靜無聲，恐怖的氣氛十分濃重，每個鐵門全緊閉着，從門上留着的方形洞孔，如果不挨過門邊張望，僅能看到受難者的頭頂。他們誰都不那末認真的向裏張望，總在向前走着，談着，那不是參觀，好像特來聽日人宣傳。他們把全部精神貫注在談話上面，我走在他們身後，我的行動不會被他們注意，因此，我大胆地照着我的意志運用我不安定的眼睛了。

我把面孔放在第一監號鐵門的洞孔上，視線在房裏迅速地溜走着。

是一個不滿方丈匣一樣的小屋，裏面沒有窗，也沒有床，已經到落雪的季节了，犯人們還是依在那水涼的水門汀地上，衣服是那末襤褸而單薄。地

上除了一些爛布或破布之外，什麼都沒有鋪，他們臉色發青，還有點兒腫，一個擁着一個，看去是十分吃力地排坐地上，眼睛沒有神，然而却都放着渴求的光，好像是在說：

「同胞們，救救我們吧！」

看着那十幾個受難的同胞，我的心開始絞痛了，那裏面有沒有我的勃？我看不出，我恨我的眼睛太不中用，在那些腫腫青白的臉上，竟尋不到不同的特徵，一個個全是令人心酸的憔悴呵！

他們已走過三個監號了，我不得不隨着前進。我剛離開第一監號，裏面突然有人狂喊：

「把這裏的慘痛宣佈到世界去吧！」

緊接着，第二，第三……監號也開始騷亂了；幾個紅黑的團子由方洞飛了出來，一個，恰好打在我的肩上。

「看吧，這就是我們每日的食糧！……」

我把黏在肩頭上的東西用手帕揩了下來，那是紅紫色的林米飯粒，放在鼻頭嗅了嗅，一股酸臭的氣味，真是令人欲嘔了。

「家人不能接見，連棉衣都不許送呵！」

「我們快被飢寒疥瘡致死了！」

這時，招待參觀者的日本警官向後轉了，無論他們怎樣裝做鎮靜，那種倉慌暴怒，無所措手足的神態已經天真的裸露了。

二十多個監房裏所有的囚徒，同時呼嘯着，聲音一會比一會嘈雜，使我聽不清他們的伸訴，但，我已經爲了那呼聲興奮欲狂了。

我屏息地聽，在那些受難者的憤呼中，我尋找着勃的聲音，同時，當經過每個監號時，我總不忘記把臉孔放在方洞上搜索一週，即使我那匆匆地一瞥不會認出形容改變的勃，如果，他在這裏邊，那末，他是一定會認得我

的。

火一般的希望，終於降到零點以下，前邊祇有一個監號了。

當我絕望地把臉孔貼近最後一個方洞時，我完全呆住了呵！那個長髮蓬散，倚在一個犯人臂裏立在鐵門內的不是勃嗎？

倘如沒有那些傳說生根在腦裏，我絕不會相信那就是勃，因為勃鋼鐵般健壯的體格，不致那末虛弱得要人攙扶呵！

『利！』

六個月不聽這一聲親切的低呼了，然而我聽來却是多們熟稔哪！

看着勃閃着淚光的眼睛，看着勃蒼白的苦笑的嘴，我真想由這方洞中鑽進去投到他的懷裏痛哭一場。

我彷彿是一個癡子站在原位不動，也不會說話。等我覺醒了向裏探望時，人們已經快走到甬道出口的鐵門了，曹峯正掉轉過頭來用那偵探的眼睛

在尋視我。

我不知道怎樣才好，我不忍離去，又不能不離去。我有不盡的別情要向勃傾訴，然而，匆促間我又找不出什麼話可以代表那不盡的別情。

終於，我轉過頭來，我突然暈旋了，幾乎昏倒甬道上。

在我浸滿淚水的眼窩裏，永遠映留着勃的手吻，和他苦笑影子。

(註)這是規模最大的拘留所，可容犯人一千餘名，在那裏有被羈押三年以上的囚犯，在

那裏可以執行死刑。沒有待遇可言，它的兇殘，怕是超過幻想中的地獄了！

女人的刑罰

那天早晨，我是瞪着渴望的眼睛看着窗外陰暗的天空漸漸白起來的。

從三點鐘被痛楚喚醒之後，便不能再睡下去了。幾次想起來，但，看看勃睡的是那樣甜，不忍去驚擾他，便祇好忍耐着陣陣輕微的痛苦，靜靜地蜷伏在被窩裏。勃是一連幾個禮拜不得好睡了。夜裏，祇要我稍重地翻一下身，便會馬上把他從甜睡中驚醒。而且，也許是生理上的關係吧？近來我的神經起了很大的變化：睡眠總是不安的，每夜都有高聲的嚙語和吼叫，可是，我自己却絲毫不覺得，吼叫之後，仍然若無其事般沉沉地睡去，然而，勃却在這萬籟俱寂的夜裏，在他不安的夢鄉中被我突兀的高聲驚醒。一醒來，他便欠起半個身子慌亂地撼動着我的肩頭，眼睛爽朗地張着。雖然我從不會摸

過他的胸，但，我却知道他是帶着心跳問我：

「喂，喂，嚇得怎樣？……我要去叫汽車嗎？」

「沒有什麼呀，看你這樣大驚小怪！」看勃那種張惶不安的神色，我忍不住笑了。

「真的，不要鬧着玩呀！……我去叫汽車。」他鄭重地說，一邊坐了起來去拉床頭掛着的襯衣了。

「不，」我扯住了他的手，「誰和你開玩笑？是你把我喚醒的呵！我不是好好地睡着嗎？」

「不，快起來，你總是這樣不慌不忙……」他固執地掙脫我的手，襯衣已經披在身上，掀起被子預備下床了。

「別胡鬧！還沒有一點動靜就要叫汽車，你摸一摸衣袋裏的錢，夠不夠汽車費？……睡吧！胆小的孩子！」我扯去他肩上的襯衣，用力把他按倒在

床上，蓋好了被子。

然而他還是放心不下，我已經快要睡熟了，他還是按攢着我的脈膊，側聽着我的呼吸，很久，很久，還不能睡去。

我自己却總是保持鎮靜的，雖然，按照醫生預測的日期，已經超過了一個月。

隔壁的鐘，五點敲過了。外面洗刷馬桶的聲音，像暴雨似的響起來。我感覺到這狹小的亭子間比往日更冷，比往日更陰森些，同時，那陣陣的痛苦，也越來越緊了。我知道，受難的日子終於到了，無論如何鎮靜，除非馬上死去，那將臨的災難是絕難避免的。想到可怕的時候，全身的毫毛全根根地豎起來。於是，我再也不能鎮靜了，輕輕地捱下了床。穿好衣服，用濕的毛巾揩了揩臉，便悄悄地在地上慢踱着。無意地照了一下鏡子，哦！多們可怕！我的臉孔變成毛邊紙一樣的蒼白，全身已經微微地抖動了。這時，我

才去喚勃，俯在他耳邊，僅僅是輕微的一聲，他便睜開了眼睛，抬起頭看了
看我的臉色，和在穿大衣要出去的樣子，便什麼全明白了。於是，他迅速地
跳下了床，用那非常敏捷的姿勢穿好衣服，然而，那雙毛絨襪子是裏朝外套
在他的腳上了，大衣已經披在身上，而襯衣的領子却還在張着呢；一邊打着
領結，一邊埋怨我：

「爲什麼不早喚我，就誤了怎辦？」

「還早啊！」我極力忍耐着，不讓痛苦流露於臉上，就這樣，勃已經驚
慌失措了。他說話的聲音，有點不自然的打着顫。我問：

「你冷嗎？」

他搖了搖頭。接着他問我：

「你冷嗎？」

「不。」

雖然，初春的早晨，有一種莫名的森寒。但總不至使我們冷得發抖。更何況我們在屋內都穿着在北國嚴冬禦寒的大衣呢？

然而，我們確是戰抖着了！

除了幾部空着的黃包車和推糞的車子外，街上還沒有多少行人。陰冷的天空又撒起毛毛雨，還夾着雪花，是這樣討厭的南國的初春！

北風，捲着雨絲，颼颼地吼着，那彷彿遠處的狼嗥，又像海上的驚濤，那情景，那吼聲，使我心悸。我的心臟無節奏的躍動着，神志十分混亂，一路上除了有種不祥的預感盤據在腦中而外，什麼全沒有想。飄飄渺渺地被黃包車把我拖進了預定的刑場。

勃搵扶着我，非常吃力地上了那被雨淋濕了的台階，我的腿已經不能彎曲，好像兩根木棍似的筆直地向前拉動，倘若沒有勃用臂膀撐架着我，無疑地，我一定要仆倒下去的。也許就跌暈在那裏。

一走進那空無一人的長甬道，一片嬰兒響亮的哭聲清醒了我的神志，我感到我是踏進了人間地獄，來準備「上帝」所施與「人的酷刑」，——唯有女人才能領受的酷刑。——我駭怕，像是午夜走到無人的曠野，曠野裏有閃電，有雷鳴，有無邊的黑暗，更有雨前的暴風。我的身子加倍地抖索，兩排牙齒互相敲打起來，響出極不規則的碰聲。心臟痙攣着，一刻比一刻緊縮，緊縮，……它彷彿已經乾癟了，再沒有一滴血滋潤着它了，它懸在我的胸壁中，相同一個掛在房簷下晒乾了的鷄胙肝。

這種抖索，我完全不能制止，像不能制止飢餓一樣。勃蒼白着臉色問我：

「冷得很嗎？」

「一點也不，……穿這樣多……怎會冷呢？」

「那末……鎮靜些，不要駭怕……你一向不是都很平安而且很快的渡過

嗎？」勃拍着我的肩，企圖用話來安慰我的駭懼。然而，他自己那無主的心，不正需要別人的安慰嗎？於是，我笑了，那是用極大的力量暫時抵制了抖索與苦痛拚出來的一聲苦笑：

「這，我是經過的，有什麼可怕呢？……」我故意左右搖動着身子，做出了一種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氣概，這樣，他的心似乎安貼了一下，免強地笑了笑。

那裏，沒有人，也找不到電鈴，我們祇好敲打着門，很久，才由裏面產婦室裏跑出來一個年輕的女傭，於是不容分說，我就像一隻受傷的綿羊似的被那個女傭帶進十五號產婦室裏去。

一共有六張床排在那裏。已經有五個蒼白着臉孔的女人各據一床的在臥着了。那是五張陌生的臉孔。

勃原想在這裏守伴到我爬過死亡線之後的，然而，沒有得到女傭的允

許，他惘然地走了。我呢，我失去了憑依，感到過分的孤獨，這裏的房子，這裏的人，這裏的傢具……這裏的一切全是陌生，就連這裏人們的語言，都不是我熟悉的呀，我這個可憐而孤獨的異鄉人像是流亡到外國了！

那個女傭把我推進廁所裏，拿給我一套白色粗布的褲褂，說了一句我不懂的上海話之後，她便去了，以後就沒有見她再來。

衣服是又寬又大，像我這樣瘦小的身子，恐怕兩個也能容納得下，這使我聯想到牢獄裏犯人所穿的囚衣，囚衣不也這樣不合體而粗劣的嗎？

陣陣加緊的痛苦，使我的呼吸迫促，腹內翻江般在攪動，彷彿有一塊無限重的大石，在腹內衝闖着。我的肚皮要脹裂開了，腰骨也快被折斷，兩隻失去了知覺的腿，癱軟而無力。我顫抖着勉強把衣服換好，這時，我再也不能咬緊牙關緘默着了，我呻吟起來。

爲我預備下的床，離開這裏很遠。我的腿好像從我的身上分解開去，已

經不能再用了；我需要人抬，或者攙扶，然而，無論我怎樣呻吟，以至怎樣呼喚，也沒有一個人理睬，終於我不能等待，還是自己扶着牆壁一寸半寸的把沉重的身子拖到床前，臂肘裏還抱着一堆換下來的衣服呢。

在我經過那段長甬道的當兒，一個穿着耶穌教徒服裝的英國老太婆，正面着壁上耶穌受難的銅像劃着十字，在作她的早禱，聽見我痛苦的呻吟，她霍地掉轉了頭，大白帽子底下的眼睛，悠閒地隨着我的脚步移動，同時把她胖得像臃腫的身子坐入了圈椅，她是那末舒散地如同坐在戲院的包廂看着蕭伯納的喜劇，愜意地微笑着，對於我的痛苦，她好像感到莫大的興趣。

十五號第三張病床上，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中年婦人，她是把被緊緊地包住了頭，身子蜷曲着，她似乎是不忍看，也不忍聽我。

我一頭仆在床上，眼睛射出金色的小星球。那難熬的陣痛，一刻比一刻加重，加緊，我的呻吟也一刻比一刻高了。

痛楚來時，我便運足所有的力氣，咬緊嘴唇，捏緊了拳頭拚命抵抗，因此，一陣痛楚過去，我的身子已經折磨得疲乏不堪了，頭腦昏眩得不能把眼睛張開，漸漸地更沉入了昏迷狀態，眼前恍惚奔騰起可怕的景像。我剛要叫喊，然而，那劇重的痛苦又來了，我馬上被驚醒，於是，叫喊又變做了呻吟。

最後：竟連這一瞬的昏迷也不再來了，我整個被劇痛吞噬着，我抵抗，我掙扎，然而，沒有用。呻吟，一點也不能減輕我的痛苦，於是我哭喊起來。翻滾在床上，好像一隻受了重傷的麻雀。爲了解除痛苦，我祇希望有誰給我一槍，或者用一把鋒利的刀，劃破我膨脹如鼓的肚皮，——那是致我痛苦的根源呵？——馬上結束我的生命。現在我是多們歡迎死神的降臨哪！我喊着：

『把我殺死吧！把我殺死吧！』

除了臥在床上的五個女人之外，竟沒有一個人被我的哭喊召來，我來到這裏，已經快到四個鐘頭了，祇有在那五個女人哺乳她們孩子的時候，一個送孩子的看護走來問我一聲：『痛嗎？』以後，就再沒有誰睬我一睬，看護和女傭雖然是不斷地在這間病室裏走出，走進；但，她們却從不注意到我，我臥在那狹窄的床上，像是被她們拋掉的一把鼻涕，有時她們是厭惡地看我一眼，便仰起臉孔走開了，臉上沒有表情，我奇怪她們怎會那末鎮靜，對於一個被痛苦絞碎了的人，竟能熟視無睹，難道她們的心全是鋼鐵鑄成的嗎？

最出我意外的是：從我來到這裏一直到現在，這將近四小時的長時間裏，不但沒有施行過什麼檢查，就連一個醫生的影子我都不曾看到，我會疑心這不是一所醫院，不然，爲什麼會沒有醫生呢？是等待產婦把嬰兒生下來之後才需要着他們嗎？

怒火燃燒着我，痛苦毫不留情地揉搓我的週身，痛苦加劇，憤怒也隨着

擴大，這兩種我一樣都不能按捺，我瘋狂般地叫喊着：

「這裏的醫生都死干淨了嗎？」

一個胖得像豬一樣的看法，正打從十五號產婦室走過，聽了我帶着哭音的叫喊，趕快特來走到我的床前，她皺起眉頭問我：

「儂啥個事體，格樣噪？」

她掀起肥厚的嘴唇很像豬的嘴，她說話的聲音也正像豬吼。

我祇顧和痛苦掙扎，沒有馬上回答她，第三張病床上的女人，陡然把蒙頭的被單掀了下去，非常不耐煩地斥着那個看護！

「啥個事體，啥個事體！」她生氣地重複着那個胖看護的話，然後就一口氣說了下去，她的憤怒好像比我的更大，雖然聲音是那樣虛弱：「人家來了這大半日啦，你們連理都沒人理，醫生呢？看着孩子快養啦，你還啥個事體呢，我的天！這也是好馬虎的事情？」

我不曉得她是哪裏的人，可是她的話我完全聽得懂，我既感覺她替我出了氣，同時爲了她的話語和我相通，我的心也輕鬆了些。

『還早呵！』胖看護把眼睛向我瞥了一下，肯定地說：

『笑話，孩子沒在你肚裏，你怎能曉得！』第三床的女人反駁着。

我感覺肚子要爆炸了，牠將會如一顆炸彈似的把我的生命崩毀，死，在當時是我求之不得的，然而，我怕聽那巨響，於是，我掩起耳朵呻吟起來。

那個胖看護用鼻子叱了一聲，自語了一句什麼我沒能聽懂，似乎是藐視我，我更不能忍痛了。於是，第三床那個女人又替我不平了；她生氣地說：

『你還沒養過孩子，怎能曉得養孩子的滋味？不用笑人家，慢慢你會嚐有的，那時，不死也給你發幾個昏。』

胖看護撇着厚嘴唇走過去打了她一下跑開了。

五分，十分，半點鐘過後，才有兩個醫生懶洋洋地走來，他們好像還沒

有睡足，一個打着冗長的呵欠，一個揉着眼皮。他們全是那樣不慌不忙，邁着極小的步子，倘如他們是女人，我真會以爲是纏着小脚呢。

草草地施了一次檢查之後，一個醫生向我說：

「至少還有三個鐘頭。」

說完，馬上就要走開，我連忙止住了他們：

「你們不能去，最多也過不了二十分鐘。」

兩個醫生好像相信不過他們自己似的，終於在我堅定的爭辯之下，我被兩個女傭像牽赴屠場噉叫着的羊似的拖到了手術室的床上，我的腹部沉重的墜痛。兩隻酸軟的胳膊幾乎被她們曳斷了。而那張活動的床（有四輪，搬動產婦用的）却悠閒地在那裏輪着，在享它的清福。這羣劊子手，竟是這樣殘酷的故意折磨一個被痛苦揉搓的人！

施行過第二次檢查之後，一個醫生突然問詢起我的住址，他說要找來我

的家人。這時，我完全絕望了，看他們的神情，我斷定孩子是「難產」，我說什麼呢？我就等待和死神握手！

一陣絕大的痛苦迫來了，我彷彿是臥在軌道上，痛楚，正如一列滿載的貨車，壓過我的腹部。我的呼吸馬上斷絕，腦袋脹的是多們大啣，眼球也像凸出眼窩了。我拚命抓緊床的邊沿，無聲地捺擺着頭，我想，這次無疑地，該是我死的時候了！然而，突然，一種清脆的啼聲，響斷了我的劇痛，——一個新生，把我從死亡線上又拉回人間了。我該感謝天，不，我該感謝上帝？是他解脫了我的痛苦？使我再生？

當下午二點鐘勃來的時候，我已經被推回十五號產婦室。雖然肚皮依然陣陣地絞痛；但，我却可以平靜地臥着了，看見勃，我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見了母親一樣，我祇想偎在他的懷裏哭個痛快，勃的眼窩裏也閃着愉快的淚水，嘴角上掛起輕鬆的微笑。

肚痛又斷續地折磨我三天。第四天，就祇剩虛弱了。勃每天都帶着食物來看我，從清晨我便盼着，一直盼到午後二點，一聽到勃那勻整的皮鞋聲，我的心窗馬上開了。漫長的一晝夜，祇有勃來的時間和孩子吃乳的時候，我不是孤獨的，除此而外，四天之內，我不曾和同室的女人，說過一句話。她們的話我雖然可以理解，我說話祇有使她們搖頭和淺笑。第三床的女人又整日整夜在呻吟着，直到第五天她可以起坐了，我倆才開始交談。

她告訴我她是舊曆除夕來的，整整三天三夜，孩子才施手術取了下來，孩子的腿骨已經斷了。那痛苦的回憶，使她嗚咽起來。

她的臉色好像敷了鉛粉，又青又白，——不用說，我也是這樣的——頭髮蓬蓬着，使人看了，真的有些害怕，她說話時總是緊皺着眉頭：

「人家都歡歡喜喜地過年，我却在這裏受大罪！足足三天三夜，不能坐，不能睡，在地下走吧；兩條腿又沒力氣，剛躺在床上，又要大便，又要

小解，趕忙跑到馬桶間，什麼也沒有啦，這樣跑來跑去，跌的交都沒有數，活活把人折磨死了。肚子一開首就痛得難熬，一閉氣就三天三夜呀，不知發了多少次昏，連一口水都喝不下。」說到這，她長長嘆了一口氣，「唉，人世間的苦，再沒有比女人生孩子更苦的了！來世作驢作馬也不托生女人！」

隣室傳來一聲絕大的慘叫，像一把刀似的突然地把她的話切斷了，她連忙臥下，兩手塞起耳朵！

「唉呀，我的天！這一聲嚎叫，我的週身都發抖呵，一天不知要疚幾回心，老天爺，保佑我快好吧，我可不能再住下去了……」

的確，這環境太淒厲了，太慘痛了，任何人也不能安住下去的。至少一天總有一兩次那淒絕的慘叫，真不像是人的聲音，尤其在夜裏，在彼這聲音驚醒的朦朧中，我會疑心是與屠場為隣，嬰兒確是可愛的，嬰兒的啼哭也確是清脆動聽，然而，嬰兒的母親呢？在產前與產後，以及在產的當時，所受

的痛苦，怕不是那「可愛」所能抵補的吧？

叫聲一起，我同室的幾個女人個個都在唉聲嘆氣，輾轉不安了，同時，也回憶起自己遭受的苦刑，於是互相交談起來：

「早知生孩子這樣苦，真的一世也不嫁。」

「從此再也不要孩子了，再有，先把他爹弄死！」

「我的女兒長大，我一定不給他嫁老公。」

發下狠、賭下咒，從此再不養孩子，而且還老早便擔心到自己剛出生的女兒。

第三床的女人，還不能自己走路，便向她的丈夫和醫生嚷着鬧着出院了。她走了，再沒有人和我談話，我更加孤獨，周遭的空氣也更悽厲些。

十五號裏一共有兩張床空起來了。可是不久，便接連地來了兩個捧着大肚皮，呻吟着的女人填補了那兩張剛剛打掃乾淨的床！一個，不過十七八

喊，她的態度和舉動都顯得那末稚氣。初來的時候，她還在天真的像一個感到興趣的參觀者的笑着；但，天一黑下來，她便再也沒有開情笑了，她瞪着發光的眼睛，滾着，叫着，襯衣的前襟被她撕成條條，胸前的皮肉全抓破了。從黃昏一直到黎明。我一夜不曾合眼，爲她的痛苦而痛苦着。黎明後的黃昏又來了，她的孩子才離開她的肚皮，她却足足地昏迷了一天一夜。

她清醒了之後，正是孩子吃第一次奶的時候，她看見了那肥大的嬰兒，她又在天真地笑了，她抱過了孩子不好意思地把乳頭湊近孩子的嘴邊，然而孩子把小嘴放在她的乳上磨擦了好久，終於，啼哭起來，二十分鐘過去了，孩子還沒有吮到一滴乳汁，而她的乳峯却已高高地凸起。孩子拚命的哭，她也拚命的喊。

『奶奶沒，奶奶沒呀！』

原來，她是生着一隻畸形的乳，乳峯雖是相當的飽滿，乳汁也非常多，

然而，乳頭的部位却僅僅是一週較黑的皮膚，而且中間突然地凹下兩個小窩，請來醫生，醫生也束手無策，說她水也不會有哺乳的能力，孩子祇好用人工餵養。於是痛苦又侵據了她整個靈魂，天真的笑，很少浮上嘴角了。她整天的嚷着：

『奶奶沒，奶奶沒。』

另一個是三十多歲的鄉下女人，她是由四個莊稼漢用軟牀從浦東抬來的。她噙着被架到病床上，孩子是生在褲襠裏。

『這樣冷的大，孩子要養在路上，一定凍死的。』孩子生下來之後，她慶幸而寬心地自語起來。

飄着雪花的一天中午，急救車可載來一個半死的女人，她十個半月的胎兒，已經十天不在腹內蠕動了，經醫生手術取下來的時候，胎兒已經腐爛，她的生命也非常危險呢。

據她的丈夫說，這是她第二次受孕了，第一個孩子她受的痛苦更大，臨產時因為請的是舊式產婆，以致把難產的胎兒活活窒死在腹內了。那死了的嬰兒，是產婆用小刀子一塊一塊解剖出來的。

當那個胖看護津津有味講述這件「故事」——她們總拿這事當故事講——的時候，我的週身像通過一股電流似地打起瘧瘧。

正當那個女人垂危的夜裏，一個雙胎的產婦因為難產死在病床上，同時兩個未見世面的嬰兒，把母體做了他們的棺材。

這環境，接近它一天，我便增加一分痛苦，怎奈精神不恢復，勃和醫生都不許我出院，然而，我却以為：倘如不是住在那裏，我的精神和性情一定會好些的。

日子，走得那樣慢，我臥在病床上像切盼刑滿的囚徒。好容易捱過了九天，九夜，第十天是我開釋的日子了。從東方白起，我便把眼睛掉向窗外，

日光照上窗櫺，跨過樹梢，移到石階了，勃和白，茵，三個人把我和孩子接出了醫院。

走出十五號產婦室的時候，胖看護拍着我的肩頭，嬉皮憨臉地說：

「明年再來！」

『好，多謝你，』然而我心裏却說：『刑期已滿，再也不登這個牢門了！』

一出門，又是一個大肚皮的女人依在一個男人的臂肘裏小心地走向這刑

場。

珍貴的紀念

爲了不讓這個悲劇留下一點記憶的影痕，在極度哀痛中，我不會把它記述下來藉以申訴我無法排解的悲哀，以忍痛的握緊着在長了翅膀的情感，不使它任意的亂飛以至捉不回來。對它，我已經在盡了最後的控制之力了；然而，想不到我竟是這般懦弱呵，終於被它衝破了理智的堡壘狂飛出去了，捉不回来了；它圍繞着那幕悲劇盤旋，盤旋，這之間，我的心被它揉碎了。我的心做了悲劇的犧牲。

總以爲日子久了就會淡忘下去的，爲了希望快些忘掉，我渴望着日子飛逝，日曆是一頁一頁的拋進字紙簍去，三個月的時光，並不算短促，可是那最痛心的影像還是十分清晰地留在我的眼前腦際，於是，我又不能不詛咒時

光走得太慢了。它簡直沒有走，分明是永停在那悲劇發生的一刻了。

其實，這樣平凡而又平凡的事件，在我已經不算是怎樣稀奇了。這之前，我曾經做過三次這類悲劇的主角，然而，那是多麼不相稱呵，我沒有做到一分我所擔負的任務，一個扮演悲劇的角色竟以喜劇的姿態演出了。

當我那三個未滿週月的嬰兒死去的時候，我沒有一點惋惜，我也不會流過一滴淚，甚至在第二個小孩子停了呼吸的一瞬，我竟忍心地拍手歡躍，我感到了被解放的輕鬆，鄰舍們說他們從未見過這樣的女人，婆婆嗚咽着罵我。

「你不配做母親！」

真的，一個孩氣未退的年輕的女人怎配做母親呢？

我沒有母性，怕騷擾，愛孤獨，猶其討厭那呱呱亂叫的孩子，別人譽為「安琪兒」的可愛的孩子，在我看來却不過是一個女人的累贅，無論怎樣有希望的女人，一生了孩子，她的自由會被孩子束縛住，她的意志會消磨淨盡

了，她會變成一個孩子的奴隸，永不解放！因此，我怕生孩子，每當我發覺了我已經受孕之後，我便怕得常常暗地裏流淚，那種鬱悶的心情直到孩子出生之後，死了，才舒展開來。

然而，這次却不然了，我真沒想到我的性情會突然有這末大的轉變，突然煥發了母性的情感，我溺愛着我那病弱的孩子，爲他，我受盡了痛苦，爲他，我絞盡了腦汁，費盡了心思，爲他，甚至犧牲一切都不能有一絲的怨悔，這種現象與心理，在我生命中簡直是一個奇蹟。一個一向討厭孩子不配做母親的女人，竟如此溺愛着一個並不怎樣惹人愛的孩子，還不是奇蹟嗎？然而，造成這奇蹟的，却不是孩子的本身，也不是我天性有了什麼激變，它是另有原因的呵！

當我那孩子離開我之後，我曾經給寫信向我的好友茵傾訴我的悲痛——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她來信說：

「你爲他痛苦是另有理由的，我知道，你爲了孩子又想到了勃的那年。

我怎能笑你呢？」

茵最了解我能同情我的痛苦，她的一句話觸着我悲痛的根源了！

我怎能忘記呢？那一年，那個火樣的夏天，滿園的花兒全欣然地開放了，牽牛花吹着她紅的喇叭筒向着那火樣的太陽，雖然那是一個稀有的酷暑，爲了勃的培植愛護，那些可愛的花兒却沒因酷暑而焦枯，她們反而一天比一天鮮豔，一天比一天根深蒂固了，就在這時候，勃竟遭了敵人的嫉視，終於，別了花兒，別了我，勃做了敵人的俘虜。

度過了十個月的慘厲生活，勃掙脫了敵人的魔手，帶着歡欣，帶着病，竟然生還了，任誰都不能不說這是死裏逃生。不相干的人也爲我們的幸遇歡躍了。

春風拂甦了我的靈魂，望着那跳躍在樹枒間的春光，我高歌着美麗的迎

春曲，即使是北國的春天，也是迷人的了。

多末可紀念的春天啊！

在這迷人的春天里，在這久別重逢的欣喜中，我們留下了可珍貴的紀念。三個月之後，伴着勃，帶着仇恨與悲憤，別了生我的故鄉，跳上了逃亡的車子，看着那漸漸遠去的美麗山河，我們相對啜泣了，可是，一想到體內蘊育着的漸漸長成的生命，又像是獲得一絲的安慰：

『可珍貴的紀念啊！』

捧着逐漸膨脹的肚皮，流浪在異鄉的街頭，我並不感到累贅；雖然窮困的生活是再不能增加一分担負了，而我却並不恨怨孩子會累及我們的生活以及我們的工作。我愛他，我珍貴他，他在腹內攪動，我就感到無限的欣慰，我撫摸着他那圓圓地不辨首足的身子，希望看見他那可愛的小臉。

我常常幻想着：

「孩子的模樣像爸爸呢？還是像媽媽？」

但願像爸爸才好，生着一雙長睫毛銳毅的眼睛，那樣，我不將更愛他了嗎？

距勃脫險整整十個月，一個落着小雨的早晨，我在死床上掙扎了六小時之後，我們「珍貴的紀念」出世了。他通紅的小臉上嵌着兩顆黑大的活潑的眸子，那又長又密的睫毛啊，不是我所幻想的嗎？

那飽滿的前額，那圓圓的小臉，那肥大的耳，尤其是那清脆的哭聲，竟使我忘記了爲他所受的一切痛苦，雖然我的受了創傷的肚子還陣陣地痛着。

「是一個英勇的戰士呢。」我摸着孩子的臉蛋說。

「爲什麼？」

「今天不是「一二八」紀念嗎？」

勃笑了，他笑我的話太空想太渺茫了吧？

一點都不空想，對孩子我是抱着一個多們大的希望呵！

第一，我希望他生着一副銅鐵般的體格。然而這第一個希望就空了！

他像我死去的那三個孩子一樣，生來就帶了先天的疾病，病痛沒有離開過他一刻兒，藥，是維繫他生命的食糧。他生來就是那樣瘦小，除了一個豐滿的圓圓的臉蛋，週身幾乎找不到一塊凸起的肌肉，衣服逐漸地嫌短，體重却總不見增加，臉兒總是黃黃地，即使體溫高到四十度，也沒有一絲健康兒應有的紅潤，是這樣一個孱弱的孩子，母親的心，爲他憂碎了！

是先天不足嗎？是營養失調嗎？經過了無數的兒科醫生，竟沒有一個能診查出他致病的根源，也沒有一個醫生治好他夜來發燒的病。我祈禱，「把孩子的病移給母親吧！」

每天夜里，當孩子熟睡了的時候，望着孩子那可愛又可憐的小臉，我深深地嘆着氣，心一陣陣地酸痛，我側聽他的呼吸，數着他的脈搏，更不斷地

測驗他的體溫，無論日里的工作如何地疲勞了我，對於孩子的看護工作，我並沒有間斷過，更沒有一絲的馬虎。倘如他的體溫降低了些，我的心，就像在黑暗中見到了光明，我會馬上跑下地來提起筆，愉快地寫着文章，那種欣快的心情真是無可比擬的。

孩子確是聰明可愛的，他並沒有因為病而減低了智慧，他那雙黑大的眼，總是深思般地望着人，三個月的时候，已經能夠辨別喜怒了，如果你向他怒視着或是厲聲的對他說話，他會馬上避開你的視線張開小嘴委屈地哭了。無論教給他一種什麼動作，起先他總是仔細的看着，一刻的工夫，他便學會了，高興地玩着了。這樣一個聰慧的孩子，怎能使我不深深地愛着他呢？

在別人看來，他也許是一個並不可愛而且近乎討厭的孩子，然而，我却不能不愛他，我是拚着整個的生命與靈魂在愛着他呀！爲了他，我冷淡了勃，摒棄了一切娛樂，忘却了疲倦，祇有他能夠安慰我，一看見他那對若有

所思的長睫毛的眼睛，一切煩惱全消了，他的哭聲，也是美麗動聽的呢。

孩子是不大愛笑的，然而，祇有在那不笑的綑着小臉的神態里，才能看出他那無限的智慧。

戀着孩子正如我戀着勃，孩子，就是我和勃中間的連繫，我的生命中不能沒有勃，更不能沒有孩子，二者失一，我的生命該是多麼空虛與孤獨呵！

我整天地憂悵着，恐怖着，恐怖着有那麼一天，我們可愛的寶貝，我們珍貴的紀念，會讓病魔吞掉，空虛，失望，孤獨，悲痛，這些四面襲來的氣氛，我將如何應付呢？我怕呀！我不敢去想了，然而，事實上，又怎能消滅那些不祥的想頭呢？

兩天來，孩子顯得那末疲倦，日夜酣睡着，再也聽不到他的哭聲，看不見他的憨笑，他不玩耍，也不唱歌，灌藥時，僅僅把小嘴一裂，眉頭一皺，便溫順地吞嚥下去，不像往日那樣倔強地掙扎了，平常愛吃的東西，香蕉，

橘子……拿給他連睬也不睬，放在他的手裏，他竟厭惡地推開，他好像什麼也不需要！祇想睡，眼睛總是緊緊地閉着，有時無力地張開望望，那黑大無神的眸子，竟是那樣晦暗而陰鬱，已經失掉那燦爛之光了。

他最愛洗澡，洗澡時，他還在哼着不成調的曲子，玩打着水而向我憨笑，今天，一把他放在水裏，他的頭竟掛了下來，頹然地把身子靠在我的臂裏了。一天看了兩個醫生，醫生都是搖着頭勉強地開了方子，我知道孩子的生命無望了！從那時起，我的心沒有一刻不在劇痛着。孩子連乳也不要吃了！

當天夜裏，孩子左邊的眸子竟向上吊起，露出一片白的眼球，一整夜我沒有合眼，望着他，摸着他的臉，喂他吃藥。黎明從東方升起，我強把眼睛閉上，婆婆的哭聲起了，原來孩子昏厥了一次，等他慢慢甦醒過來的時候，我們又在絕望中獲得了一縷希望。

才祇有六點鐘，勃便跑出去請那海上著名的兒科醫生，可是醫生沒有起

床。爲了救急，祇好抱着可憐的寶寶走進××醫院。

當看護們鹵莽地把孩子按倒在床上，那個巨型的針管刺入孩子的脊背時，萬把錐子刺着我的心了，我真後悔不該把我的寶寶送進了屠場，使他受到這樣酷刑，而不得安靜地死去！孩子的哭聲是那樣的慘痛呵，這是他最後的一次哭聲了！

由孩子的脊背抽出了半杯水之後，醫生說：

「他是慢性腦膜炎，祇有萬一的希望了！」

孩子的病已經到了不可救藥時，才確定了病名，這樣的醫生又有什麼用呢？

爲了診治方便，我便伴着孩子住在醫院裏，坐守着那白色的病床，病床裏被痛苦磨折着的孩子，我的眼淚幾次的湧上眼角。夜裏，我抱起了他，把乳頭塞進他的嘴裏，他的牙齦竟是緊緊地扣起。半邊身子已經僵硬，四肢在

抽搐了，然而，他的手足却是微溫，發燒的病象一點也找不到了，第二天早晨，醫生來診時，我心跳着問他：

「孩子的病輕了些嗎？」

「差不多。」

「差不多什麼了呢？」

「差不多完了！」

這是一個多麼滑稽的答覆呵，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我再問他，他說連一分的希望也沒有了！

勃來時，我又抱着那沒有希望的孩子出了醫院。

那真是稀有的忙亂，三天中，看了六個醫生，雖然個個醫生都給了個絕望的斷語，但我們的心却不死，總希望把那個可珍貴的紀念由絕望中拯救出來，我們整日整夜爲他忙碌着，給他吃了極其貴重的藥，就是這樣，把他的

生命延長了三四天，然而，也就是這樣，使他受了些稀有的痛苦。

我真不敢回想孩子那幾天和死掙扎的慘狀呵！四個晝夜，他沒有停止過抽搐，眼球向上翻着，腿和頸硬直的伸着，兩隻小手攢得緊緊地，喉間不停地響着痰聲，知覺完全失掉了，我給他洗身時他已經變成了一具僵尸，祇剩最後的一口氣了！

我緊緊抱着他，企圖由死神的手中奪回這個可愛的珍貴的紀念，淚滴淋濕了他的臉，摸着他那微溫的臉蛋，絕望地企求着：

「寶寶，再給媽媽笑一個吧！」

然而，他又怎能聽到呢？勃說：

「放下吧，讓他安靜地死去吧！」

我吻了他的前額，把他輕輕地放在床上。

痰聲響徹了全室，那是他生命最後的一刻！婆婆抱起他絕望地嚙啣着，

這時，我完全呆住了，心裏空虛得一無所有，彷彿一個旁觀者，看着孩子的最後的掙扎，我沒有眼淚，沒有悲哀，癡子似的呆視着。

痰聲漸漸微弱，孩子被放進爲他備下的死床裏。最難忘的那臨死的一瞬！他那可愛的小嘴緊緊地一皺，用了最後的掙扎之力和痛苦訣別了。注視着他漸漸變青變紫的唇和腮，爲他小心地穿好衣服，祇是一刻兒的工夫，孩子的臉孔變成骷髏一樣的怕人了！那最後的一瞥呀，我怎能忘記呢？

紅色的棺材代替了母親的懷抱，給母親留下的是一個永不消滅的悲痛的幽靈！

我痛惜着我們珍貴的紀念品的失掉，更疚心着孩子遭受的一切慘酷的磨折，我不敢回憶，然而又不能不回憶，孩子十個月中的一切影象，如一面鏡子似的永映在我的腦際了，兩月來，我沒有一刻把他忘掉，心時時在劇痛着，我想哭，我希望我能痛快地哭一次，然而，我祇是哭不出來，有時，淚

水湧上眼角，但，馬上又收回去了，想用痛哭發洩悲痛也是不容易的呢，我的淚泉涸竭了嗎？

死了三個孩子，我沒有一絲惋惜，我覺得死了孩子是解放了母親，可是，這個孩子的喪失，我沒有感到解放，絕大的悲痛把我的靈魂束縛了！孩子生時的十月中，我曾經利用那漫漫長夜寫了好多文章，如今，孩子死去兩月了，我作了一些什麼呢？

孩子是一去不歸了，母親歡快的心呢？也追隨着孩子一去不歸了嗎？

我竭力地想要把他忘記；然而每天耳聞目睹，竟全變成我憶念孩子的因子，看着別人的小孩子，我想起他：『我的寶寶如果活着也會跑了嗎？』

走在玩具店門前，看着那一件件精美的玩具，我想起他：『我的寶寶見了這玩具一定拍手歡笑呵！』

看見百貨店玻璃窗內的小大鏡，我想起他：『寶寶若不死，不也買一件

穿在身上的嗎？」

總之，街上所有的與孩子有關無關的人和物，沒有一件不足引起我悲痛的回憶的，甚至聽說誰家死了人，看到報紙上醫生的廣告，都使我想起孩子病重時的慘狀，以及臨死的掙扎。

凜冽的風飄打着白色的雪片，街道上爲泥水瀰滿了，踏着那冰涼的水門汀，我的腦子又爲痛苦充塞了，是這樣的水天雪地呵，孩子們全偎在母親的溫暖的懷中了，我的寶寶呢？那薄薄的棺木，那單薄的衣，孤伶伶地躺在曠野露天中，不凍壞了嗎？有誰給他一點溫暖呢？他害怕，又有誰去撫慰他呢？

可愛的寶寶，珍貴的紀念，永世也沒有再見到的希望了，讓他躺在荒郊野外伴着淒風冷雨永睡吧！

